

種一十第・庫文代時大

戰地日記

著 波 立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大時代文庫

第十一種

戰地日記

立波著

大時代文庫

戰地日記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立 波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廣州	分	長沙
店	梧州	店	蘭州
.....	宜昌	武昌
.....	重慶	南昌
.....	成都	漢中
.....	昆明	洛陽
.....	桂林	

實價三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廿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二五〇〇本

外埠酌加郵寄費

乙 項：第一二八號 出版物：第〇二三三號

戰地日記

目次

- 一、晉北途中……………一
- 二、晉西歸程記……………八一
- 三、信……………一二三

一

晉北途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十一時從高公村（在山西洪洞）動身，下午三時半到蘇鋪。

動身時，適有日本轟炸機兩架，橫空而來。我們有武裝一排，驟馬十餘匹，正停在沒有遮攔的原野，幸虧散開得快，沒有被發見目標。敵機在洪洞縣城投了幾個炸彈，炸毀了好些民房，於是走了。

舒羣送行至野外，久久不歸。

昨天接到艾蕪一封信，讀好幾遍。戰區難得信，偶然接到一封，心裏被揚起的親切之感，不能形容。

通和×已經很久沒有信來了。他們平安麼？我們是永別呢，還是有再見的機緣？萬惡的日寇，使們我長離。艾蕪在信上說，在他離滬前一天，去看了通，說他不準

備走，就待在上海。那麼，他將怎樣生活？在這北方蔓延着戰爭火焰的鄉下，一點也聽不到上海失陷後的詳情和上海友人的消息，真叫人憂鬱。

今天路上，風揚起塵埃很多，口裏和眼裏，都吹滿了土。

夜宿蘇鋪一小店。這是一家倒閉了的雜貨店。屋子裏充滿了塵埃與寂寞。在一枝裊燭的黯淡的光下，伊凡斯君吹奏口琴，奏馬賽曲和美國的國歌，歌聲雄壯。伊凡斯君有愉快的性格，因為他有獨立自由的祖國。就是在東方村落荒涼寂寞的夜裏，他吹奏着他的雄壯的國歌，流露了使人羨慕的歡喜。

先有獨立自由的祖國，然後才有歡樂的個人生活。

十二月，二十七日，晴。

昨夜宿洪洞蘇鋪，頗冷。冷醒幾次，幾次聽到衛兵高聲問百姓「什麼人？」使

我想到這裏不是平靜地帶。

今天在路上，從老百姓的談話中，知道幾天以前，在安澤縣的燒車村，槐樹村，辛莊等地方，有四五百散兵，流爲了土匪，搶劫了民間許多財物，在凌雲村，還有一個百姓，被土匪灑了些洋油燒死，真是悲慘。敵人未來，人民先遭了自己人的毒手。中國人的命運，是如此其悲苦！不久以前在臨汾，我曾遇到一個南斯拉夫的青年米爾斯基。他拋棄了他在天津一家洋行的一個好職業，間道到山西，參加了我們一個游擊隊。他是一個二十一歲的熱情而又嚴肅的青年。他有一句話，我永不能忘記。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受難，可以超過中國人民的。」

今天的路，大半行經沙河河床。沙河是一條長長的乾河。祇有在春天多雨的時候，河裏才有水。因爲路就是河底，路面沒有人修葺，在冬天全是泥沙石塊，行人不便。到春水漲時，根本不能走人，走這條路的，都要遠遠的繞道。

過安澤縣，重到前次舒羣請我吃麵的那家小店去喝茶。店伙還認識我，看了那些我們坐過的椅桌，有點難過。舒羣這次要到武漢去，但願他路上平安。

上午騎馬太冷，步行居多。下午騎馬較多。在馬上，環顧四圍，盡是荒山，間或有結成了冰的溪流，靜靜的斜掛在山間，像巨大的銀鍊。有時也可以看到幾株蒼老的青松。山西的古樹很多。太原的每一條街道的兩邊，都有幾株幾千年的古樹。記得和舒羣訪問閻錫山歸來的晚上，正有好月亮，馬路邊蒼老的大樹，浴在銀色的月光裏，實在是美麗而帶些神祕。山西的古老，從這些古木上可以看出，看了牠們，人很容易的想到，三四千年以前，當南方還是蠻荒的時代，山西已經有了文化發展很高的人煙。但是，這古老的山西，也飽嘗了敵人的血劫。

夜宿下冶村，村人待我們太好，見了我們，如見親人，爭着送我們茶水和煤炭，我們投宿的那家小店，還請我們喝酒，請我們吃他們自製的茶食和家產的核桃。

店主一面爲我們破核桃，一面告訴我，這些核桃在平常，是運到天津，賣到外洋去的。核桃是這一帶地方一宗大的出口生意。日寇佔領天津以後，核桃賣不出。多少商家破產了。

他們又談起了土匪的故事，他們這裏，也遭過一次搶劫，現在，店舖大都不敢開門了，有少數開一塊板子，但也是門庭冷落，顧客凋零。

山西的大小商人們，也祇有投入抗戰的團體，才有生路了。

十二月廿八日，晴。

從下洽動身，還是在沙河河床上走。中午，越黑虎山，上下十五里。前次過此，滿山是雪。這次來，雲都融化了，露出了黃色的土岩和青色的松樹。

北方少雨，這地方大約很久沒有落雨和降雪了，路上的塵土很厚，也很輕，馬

蹄過處，總要揚起一大陣塵土。我們走的這條路，平常很少行人，路塵上，有許多花朵一樣的鳥跡。

我們一位同路者，是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員，他領導一個團參與了這次有名的山地戰。接觸後兩小時，當他在山上指揮攻擊的時候，左腿帶了花，被抬下來了。這是他第六次受傷。在內戰時代，他受了五次傷，這第六次，受了日本槍彈的青盼。他現在傷還沒有全好，便重回前線了，但他的左腿微微有點跛，大腿的筋有一些毛病。他還在吃藥，可是前方太需要人，不容他有從容的休養，帶着藥瓶，也帶着第八路軍戰士常有的樂觀的微笑，他正回到晉北去。

他叫留守堯，安徽六安人。淳厚，馴良，有溫和而又滿含潛力的容貌。每次離開宿營地點時，他總要拍着老百姓的肩頭，向他們再三的致謝，再三問他們：「第八路軍住在這裏，有什麼差錯沒有？」「他們買東西給了錢嗎？」「損壞了你們東

西沒有「得到老百姓滿意的回答後，他才騎上他那匹四脚踏雪的黑驢子，跟部隊前進。本來在北方這樣寒冷的冰天，行軍最好多走路，少騎牲口，免得凍壞脚，田團長却不能不多騎牲口，因為他的腿子不便多走路。但他騎不上十里，總要下來走一走，使脚不致於凍掉。看着他那辛苦奔波的背影，想起他的槍傷還沒有痊癒，使人不能不感動。

田很年青。對於打日軍，他常常吐露着很有把握的言論。

「打日本人，比國內戰爭時的戰鬥，容易得多了。」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兩次。山西有無數無數像田一樣的年青英勇，而又有豐富的戰鬥經驗的戰士，散佈在長城內外，散佈在太行山脈的四圍，他們不會被日寇的大砲飛機嚇走，正好像長城與太行山，不會被寒風吹倒一樣。

悲觀這兩個字，只存在於少數沒有出息的失敗主義者的想像之中。在前方

戰士中，你沒有機會看見牠的蹤影。

夜宿亢驛，晚餐吃野鷄。我初次吃這種野味，覺得非常的可口。

十二月廿九日，晴。

和昨天一樣的是晴天。晨八時半從亢驛動身。傍晚達沁源縣屬之石渠村。今天越過兩個山嶺，亢驛至中峪店間之山名官道溝；中峪店至沁源縣間的山爲紅崖站，這是山西常有的野山，樹木很稀少，到處顯露着黃土。在紅崖站山頂，遇見一個獵人，提着兩隻野兔，兩隻野鷄，向我們求售，我們沒有買，怕不新鮮，也怕作起來麻煩。

下午，過沁源縣，第三軍駐此。在城外的牆頭上，我看見兩個惹目的標語，一個是「中國祇有一個黨——國民黨」一個是「第八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

隊。」這裏多少使我感到了些異樣，就是第一個標語說祇有一個黨，第二個標語用事實證明了不止一個黨的存在。

作爲記者，我對一切黨派，都無間言。不過，我微微覺得，第一個標語的作者，多少有一點主觀，我存着這心思，去問了山西當局一個重要負責人，據他解答，第一個標語的作者，是有錯誤的。

雖然我看到了這標語的對立，但在事實上，前方統一戰線的成績，是很好的。我碰到過國民黨在第八路軍防區裏的代表，我也看見了許多在中央軍和晉軍區裏的共產黨工作人，兩個大黨派的人士，都表現了真正的政治家的精神，常常像兄弟一樣的歡洽。「一切通過統一戰線！」這是第八路軍的政治標語，而這標語是實踐了的。

沁源是沁水的源頭。沁河上流在冬天，只有幾條小溝有流水，現在，就是這些

小水溝，也都結了冰，從山崖邊上的路中遙望沁河，河床是一片金沙飾着幾條晶瑩的銀鍊。

夜宿石渠村，石渠爲一小村落。居民被那紀律不嚴的軍隊騷擾過，視軍人如敵，不肯賣東西給我們，解釋半天，並且把第八路軍的招牌抬出，才買到了一些薪炭和小米。

三十日，陰。

昨夜炕太熱，整夜流汗，流濕了裏衣和被子。今早天氣很冷，寒風吹得臉痛。仍沿沁河前進，太疲倦，騎馬很多，在馬上腳又冷透了。

過交口鎮時，遇第×軍一人。是一個真誠而又帶點憂鬱的人。知道我是上海來的文化人時，他問我曉不曉得陳小航的消息，我回答他，小航我認識，不過，現在

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說，小航的弟弟被難以後，他們的母親寄寓在蘇州，現在蘇州陷敵人手，不知這位老太太怎樣了？他希望我看見陳小航的時候，把這事情告訴他。這第×軍的人，似乎是陳小航弟弟的過去的親信。

晚達沁縣之堯山，宿一山西大學生家。在山西，大學畢業生似乎很高貴。這位先生在新建的家屋的牆基上，用他的山西大學學士的頭銜，立了一塊希望永垂不朽的石碑。

七時左右，一個新成立的游擊隊的參謀長，恰在這裏過身，來訪我們。不一會，這個游擊隊的司令張廷樞也來了，他是張作相的兒子。

參謀長給我的印象，比司令好一點。他還對我說了下面這樣一個故事：在昔陽縣某村的一座高山上，老百姓架設了一門可以發出可怕的聲響，却不能給人以太可怕的危害的土砲，敵人進攻村莊時，他們施放土砲，聲震山岳。敵人很吃驚，立

即停止前進，用山砲、機關槍和步鎗應戰，打了幾點鐘，消耗了相當可觀的彈藥。他們以爲山上埋伏了大軍，始終沒有知道，和他們對壘的，祇是幾個非武裝的農民和一門不能對他們有多大危害的土砲。

三十一日，晴。

晨八時半從堯山動身，中午達沁縣，少憩北門外。城門的左邊，掛着一個人頭。這是昨天處決的漢奸，他的同案還有兩個。他們三個人受了日寇特務機關的收買，被派到沁縣和沁源之間來測繪地形。甘心出賣祖國的禽獸，終於有今天這樣下場，他的頸血，滴在這古城的城牆腳下。

會見了劉師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他留我們在沁州住一天。下午三時，在三區政治主任公署會見了劉伯承師長。劉是一個謹慎謙和的將領，是國內有數

的軍事家。這次他是赴一軍事會議，途經這裏。幾天以前，他的部隊在和順縣擊敗了從壽陽，昔陽等地六路進攻的敵軍五六千人。他們採用的戰略是集中主力打擊敵人一路，使其他諸路遭受影響，至於動搖，我乘勢先後攻擊，使之一一潰敗。

晚間，在洋燭下，又和劉師長談話。談了許多游擊戰爭的故事。下面是其中的一個：

這是夜間襲擊敵人軍用列車的事件。有一天晚上，平漢路冀南一段的某處，將有敵人的軍車經過，第八路軍和游擊隊得到了情報，臨時毀壞了某處路軌的一邊，而在這毀壞的路軌之旁，埋伏了幾十個人。列車疾行到這裏，正如他們預計的倒下了，正在倒下之際，路旁的埋伏兵，發了一排鎗。敵人這次的傷亡是很重的。

每一次事件的發生，敵人的消息很靈通，因此增援也很快。襲擊的部隊早知

道這點，在敵人增援部隊必經之地，都設了埋伏，在不曾預料的倉卒之間，敵人增援部隊都受了痛擊，從此敗逃，遺下的屍體，也不能燒化成灰，運回國去了。

和劉師長談了三小時，一九三七年除夕的洋燭，已經點盡了一枝。偉大的開始抗戰的一九三七年最後的歲月，將要完盡了。半年來前方戰士的勇敢，統一陣線的日子趨鞏固，都預約了明年將有民族自由的節日。

我始終懷念着十年中使我備嘗了艱苦和歡喜的淞滬，要是在明年，我們可以克復上海，我要儘快的跑去，去吻着再得自由的吳淞土壤，去親親我十分熟悉的大上海的每一個電桿。

「秋草秋蟬怎樣了，野花依舊映江潮？」這是去年未曾寫成的詩稿「明月照吳淞」中的斷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晴。

歡迎一九三八年。祝福前方的戰士。願戰死者的英靈，在今年更廣闊更澎湃的反日浪潮中，得到慰安。

今天留在沁州過新年。到街上散步，遇沁州民衆背着鋤頭和鐵鍬，結成行列出城去破壞鐵路和公路，一路唱救亡歌，歌聲很壯大。

聞杭州和濟南失陷。想起了江南血淚，淹沒了江南的金粉和聰明，雖然是暫時的事，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半天的不樂。

聞正太路平定以西的陽泉車站，正當敵人軍車來往之際，被我飛機襲擊。空襲後，我游擊隊又乘機夜襲，敵損失頗多。

敵人六路進攻和順失敗後，沁州人心比以前安定。大街上商店和攤販都興

常營業，土產很多，洋貨很少，連磁瑯臉盆都買不出。我買了一個沉重的銅盆，軍中攜帶將十分不便，但也無法。

二日，晴。

新年沁州人民武裝大檢閱。有幾千人集合在城外的田野。微風中，旗子在飄動。最古老的刀矛和最新式的輕機關槍，雜亂的排列着。這是一個出色的檢閱，人臉上表露了歡喜。檢閱台的正中，懸掛一面寫了「武運長久」的日本旗，這是勝利品。

到會的人都在等待近鄉一個游擊隊的到來，還沒有宣佈開會。有許多人輕輕聲的談天。宋任窮是我的同鄉，他告訴我，長沙周南女校有兩姊妹參加了這裏一個游擊隊，人家警告她們，說游擊隊中太苦了，她們的體格怕要受不住。她們不

在乎，現在已經背起手榴彈和來福鎗，到前線去了。

在會場的一角，遇見美國牧師王普霖（Wampler）。和他談天，發見他是一個好玩的人。他在沁州住了三年，天天和農民接近，告訴他們改良羊種。在我們旁邊，恰恰有一個羊羣，那裏面許多長着潔白鬚曲的長毛的綿羊，就是他的改良的成果。他也告訴農民種植新的穀物和蔬菜。沁州附郭的農民，由於王普霖，多少受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洗禮，自然，他們之間有些人也同時受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洗禮。但無論如何，王普霖是可愛的，他的可愛不祇是在於他的誠實，也在於他的有趣的談話，在他談起基督教義的時候，他說基督是一個社會運動家，因此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和我是同志。

已經開始檢閱了，部隊聯成長長的行列，經過檢閱，台救護隊攜着担架和籃子，跟着隊伍走。

「這籃子是做什麼用的？」

「不知道。」

被檢閱的人們踏着整齊的步伐，唱着宏壯的軍歌，走過檢閱台，同時，在閱兵場附近有着乾枯的野草的田間，羊在溫和的鳴叫，風也不大利害的吹拂，白楊樹林無聲無息的點綴在平野的四處，一切都是溫和而平靜，但是因為遠遠的有敵軍殘暴的陰影，這閱兵場充滿了我中華民族復仇的激越的空氣。

閱兵場的一邊，臨時聚集了許多賣食物的攤販，我買了一點花生，想起了所遇到的外國人都愛吃花生，我請王普霖同享我的購得物，他不吃，却又不願拂了我請他的意思，少許受了一點。

在一個小辦公室裏再見了劉師長，他談起了前線麻煩的「政治戰。」日寇對中國一向的政策，是想使得中國人互相攻打，他們在旁邊坐收漁人之利。八一

三事變以後，這種「以華制華」的毒惡手段，遭受了大失敗，但是在華北，始終沒有放鬆這個傳統的政策，他們花了巨大數量的金錢來收買土匪與流氓，去編成偽軍。對於紅槍會，大刀會等等羣衆的組織，日寇利用我們的工作和態度上的各種弱點，企圖把他們變成反對政府和國共兩黨的組織。但是，日寇在這方面的成績很少，這基本的理由是紅槍會大刀會等會門組織的人們，畢竟都是中國人，不甘心被日寇利用的緣故。同時，我們對於他們的口號，也提得簡單有力，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日寇對於我各民族的挑撥與離間，也無微不至。「最近被我軍俘虜的偽蒙古兵，」劉師長告訴我，「不能說別的漢族的話，却能伸出姆指和食指，做成『八』字的模樣，又存頸子上，連連的說：『八月十五，八月十五！』」

關於八月十五這句話的含意和出典，不十分清楚。大約這是明代初期漢族

和蒙族衝突的故事，在這也許是發生於八月十五，因此得名的事變中，蒙族吃了虧。但這是久遠以前的事，是被現代漢蒙兩族的同胞差不多完全遺忘了的歷史的幽微。日寇的所謂「支那通」，就專門發掘這些幽微，加以誇張和擴大，來作爲挑撥我們不可分離，分離就要被他各個擊破而同趨滅亡的中華各民族間的惡感。

關於滿蒙回藏各民族的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我們至今還祇有最少數專門家從事，而敵人却早已到處安置着特務機關工作者。

在劉的臨時辦公處看見了一份「大公報」，有好久沒有看見報了，連廣告也都讀完。

沁州市上的梨很大，白潔而且多水分。小米做的糖，很鬆脆。

三日，晴。

至武鄉縣，途中有劉師宣傳隊同行，很熱鬧。宣傳隊中多「小鬼」，最大的不過十五歲。都快樂聰明，有自尊自覺的意識。中途在一個小村莊休息的時候，宋任窮叫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來，向我們介紹：「他和他父親用籃子挑了參加紅軍的。」

第八路軍有許多多年紀祇有十二三歲的「老紅軍。」

這些「老紅軍」站在路旁邊吹奏口琴，十幾個口琴合奏救亡歌。

「奇妙的音樂。」伊凡斯君稱讚。

武鄉縣城建在山邊上，像是一個山堡。

四日，晴。

從武鄉動身赴洪水村。又在一條乾河上走。這是洪水。春水漲時，水流湍急，不能行船，自然也不能走人。要經過這條道路的商旅，祇有等待水落的時候。

傍晚抵洪水村，這是一個有五十多家人家，三百人口和七個警察的村落。

村莊家屋的牆壁上，貼着許多歡迎我的同行者伊凡斯君的標語，有兩個是：「歡迎美國志士參加中國的抗戰。」「歡迎美國參戰團來華。」其實，我們這位美國朋友，還不是來參戰的，祇是來看看中國軍隊如何作戰的。有些地方當局，有時把外來的援助，看得太重要。但是在鬥爭中，他們會漸漸的知道，自己的力量是解放自己的決定因素。經過了帝國主義者百年的榨取，特別是遭受了日寇幾十年來狂暴貪婪的掠奪，中國變成了一個窮國家。但是，謝謝我們的優秀的同胞的

天分，創造了不花多大本錢却又非常有力的游擊戰術，我們應該更廣泛的發展游擊戰，使它變成奠定勝利基礎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必依賴外人的援助。

唯有無所依賴者，才能夠得到人家的真正的援助。

五日，晴。

赴遼縣途中，翻了四個山。在山嶺上，看見許多人用古法挖煤。在一個很深的煤井上面，工人由繩子吊下去，煤籃由繩子吊上來，繩子繞在一個可以轉動的圓圓的木架上，由四個人旋轉。

這樣的挖法，我想一個煤井每一點鐘的產煤量，至多不過五十斤。

遼州的煤山很多，煤的市價是一塊錢買一千斤。去年冬天在上海，燒一個小火爐，每一個月要燒十五塊錢的煤，用這一個月錢買山西遼州的煤，可以買到一

萬五千斤。

有這樣多煤和其他物產的山西，人民都窮得簡直不能過下去。看這些被黑煤染黑了臉和衣服，染得簡直不像人樣的礦工罷，他們從黎明工作到天黑，還賺不到五分錢。爲了抗日，我們自然不應把那「改善人民生活」的口號提得過於高，但是爲了抗日，也不能不多多少少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人民餓着肚皮，而且沒有蔽體的足夠的衣服，去抵抗豐衣足食，火力高強的暴日，這是太難的。山西的政治，在抗戰開始以後，清明得多了，他們已經在逐漸的考慮和實施改善工農生活的政策。爲了保育國家的稅源，同時也爲了保障抗戰的人力的來源，都應該堅定的執行這種政策。

近遼州城的一個村莊的路上，兩個正在唱歌的很小的孩子，見我們來到，立卽停止了唱歌，跑到我的馬前，橫拿着他們的玩具一樣的戈矛，攔住去路。

說。

「老鄉，你們是哪一部分的？」小孩問我們。

「我們是第八路軍，」我的一個同路者回答。

「拿路條（護照）來看，」小孩子非常的認真。

看過我們的路條以後，他們走開去，又唱歌了。

「小鬼們都很神氣，」我說。

「如果你沒有路條，他們會更神氣，會把你押解到村裏的自衛隊去。」有人

在遼州城外，會見了徐向前和張浩，徐很清瘦，張很敦厚。

到今天止，走了四百五十多里路。遼州近晉北，天愈寒冷。城外樹木稀少的原

野，北風可怕的吹來，南方人真是難忍受。

六日，陰。

昨夜睡在閻主任新建的兵房裏，中了煤毒，幾乎死去。

這所兵房是閻主任花了二十萬元修造的，是山西境內漂亮的建築物。以前沒有住過人，現在做了第八路軍劉師隨營學校的校址。我們所住的房間，除了門窗以外，沒有通氣孔。到晚上，寒氣很重，我們在屋子裏生下一盆木炭火，又把門窗全關了。睡到中夜，呼吸忽然不靈，頭也很昏，我知道不對，立即起來，想去開門，從牀邊到門邊不過五尺遠，跌了五六交，腳膝跌在粗糙的水門汀地板上，擦去兩塊皮，血流出來，但終於打開了房門，一接觸冷空氣，人就好了。

伊凡斯君也和我一樣跌在地上，他還能說話，當我出到廁所去了時，他要請那被我們的吵鬧引來的衛兵移去火盆，向他說了一句生硬的中國話，他指着

火盆，告訴他們說：

「太多的氣。」

這是這次旅行中危險的一夜，差一點死了。不死於沙場，却死於小小的木炭火鉢的旁邊，那才是冤枉。

到師部去訪徐張，路上見河北磁州逃來的農民，扶老攜幼，並帶着所有應用的行李和鍋灶，說是要來參加軍隊的。

劉師幹部有一個晚會，會中的兩個主要口號：「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日。」

七日，晴。

仍留師部。

中午，在新的兵房的操場上，看新兵做遊戲。他們還沒有制服，服裝長短不齊，顏色斑駁，有穿長袍的商人模樣的人，有穿短衣的工農。還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也夾在隊伍裏。據說，他的父親來投軍，他也跟着來了。華北常有全家大小，一齊參加軍隊的。

劉師在晚上又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許多軍事和政治幹部圍坐在點着十幾枝洋燭的長桌邊，都帶着筆記，把發言人的每一句話都記下來。伊凡斯君和我參加了這會。他講了一段日本侵略中國的小史。他說，日本遠在一五九〇年間，就定下滅亡中國，吞併亞洲的國策。在那時候，日本有一位將軍名叫豐臣秀吉，計劃着首先滅亡朝鮮，滿洲，華北，把天皇從東京移到北京，再把總司令部移到寧波，指揮侵略全華，安南，印度和暹羅的戰爭。

日本帝國，已經做了幾個世紀的夢了。

不幸的是，正如伊凡斯君所說，幾世紀來，日本還沒有遭受大失敗。

但是現在是，日本受一點教訓的時候了。伊凡斯君繼續的說，牠正遭受着一個從來沒有的危機。在這次中日戰爭開始的七月和八月初，日本兵在滿洲有三十萬，華北祇有二十萬，上海祇有五萬。日本人最初的計劃，是想用少數兵力，用陰謀手段，使中國屈膝，但是失敗了。以後他們用重兵於華北，在上海祇用少數兵力起牽制作用，但又失敗了。八一三以後，上海成爲了主要戰場，日兵由五萬增加到二十萬。十月中，日本軍部又改變計劃，派遣海軍主力到上海，不調動華北陸軍。十一月中，日兵在滿洲華北，數目已達一百萬，而且正在動員第二個百萬。

在日俄戰爭時，日本首先遣送最年青的兵士上戰場，到後來，青年和少年盡死，祇剩下中年與老弱，國內壯丁和人口，發生過巨大的危機。這次侵華戰爭，日本記起日俄戰爭的教訓，同時爲了防範比中國強大的敵人，派遣來華作戰的兵士，

都是二三級兵。日本兵士分爲三級。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第一級兵，是日本軍部所最珍視的優秀軍人。第二級兵是三十五歲左右的人，第三級兵是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中年。當山西的爭奪戰久久不決，而且當南京陷落，中央繼續抗戰時，日本單用二三級兵，已經不能保持障地，於是他們不得不動員那些留着以防範更強大的敵人的第一級兵了。

伊凡斯君的結論是：這一次中日戰爭表現了日本不是第一等強國。二，祇要中國能夠繼續抗戰，能夠抗戰到底，世界給與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會日益加多。三，日本國內，不久會發生革命。日本帝國會崩潰。

晚九時半歸。

八日，晴。

到遼州城內遊覽。街上的商店大都關門，有的開一塊門板做生意。貨物很少，冬襪都買不到手。

去看了兩個日本俘虜。他們睡在一個村莊的小房子裏。年青的一個，比較積極聰明。臨別時我們問他：

「寂寞嗎？」

「寂寞啊。」年青的回答，眼睛很快潮濕了。我很失悔，不該問他。沒有意思的引起了他們的煩惱，而日文又不夠和他長談，除去他的寂寞。

和劉師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閑談良久。他是我的同鄉，買了許多糖菓來款待鄉親。我們談起了戰區兒童的工作，漸漸的話題轉入了過去紅軍中的兒童。他告訴我：過去紅軍渡河入晉的時候，有一個紅色小鬼被晉軍俘虜了，晉軍的長官看見這樣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紅軍，非常的好奇，特別提出他來問。問過他的年歲

和籍貫以後，

「你是紅軍嗎？」他們問。

「是的。」是小孩子簡單的回答。

「聽說你們紅軍裏面有個毛澤東，他好不好？」

「哪一個人要說毛澤東不好，」小孩憤怒了。「我要操他的娘。」

這個小孩樣子很可愛，就是在憤怒的時候也是一樣。那位晉軍的長官，非常願意使他馴服，至少要使他軟化。想着用威力來達到這目的，顯然不可能。於是他

問：「你有家嗎？」

「有。」

「在什麼地方？」

小孩把自己家鄉所在的省份告訴了他，但是可惜我記不清楚了，也許是河南，也許是南方某一省。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有爸和媽和弟弟。」

「你想你的媽媽嗎？」

晉軍的這位長官達到了他的目的。小孩畢竟是小孩，提起他的遠離的母親，他哭了。但小孩子的眼淚，是像夏天的驟雨一樣，來得快，也去得容易，他揩乾了臉，

向山西長官說：

「我要回去。」

山西長官很高興：

「回家去嗎？那好，那好，我們給你路費。」

「不，我是要回陝北去。」小孩子回答：

這位相當賢明的長官與其說是感到失望，不如說祇有驚嘆。照着中國人的寬容性格，他允許了這個小孩子回陝北，而且發了路費給他。

我還沒有到過陝北。聽說那裏很荒涼，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窯洞，冬天戶外冷得不得了。使這個小孩子，使一切小孩子和一切青年人，寧可離開故鄉，離開父親和母親的，畢竟是怎樣的一種魔力？

除了輝煌的真理和同志愛以外，還有輝煌的領導者的天才，這就是那魔力。別了宋出來，和田到師衛生部去找醫治凍腳的藥。我的腳在這個冬天，因為初到北方，凍裂開了幾次。有的裂口，深至半寸。常常出血而且發痛，不能走路。衛生部的同志拿了一瓶新近繳獲的日本凡斯林藥膏給我。用繳獲的日本羔皮，給供部又替我做了一雙皮襪和皮鞋。謝謝日本軍部，給我們送來這些東西，我的腳已

經不再怕凍了。

參觀了劉師在昔陽七亘村戰鬥所得到的戰利品展覽室。劉師一部，這次在七亘村擊毀了敵人一個兵站，所得到的軍需品，據他們說，動員了民間兩千牲口，幾天才搬運完。這小小的展覽室裏所陳設的，祇是每一件物品的樣本，已經很多了。

在這擺滿在桌子，掛滿在牆壁上的物品中，有兩樣引起了我的注目。一樣是像兩塊豆腐重疊起來一樣大小的小箱子，這是日寇偵探使用的袖珍無線電發報機。無線電機都是非常的笨重巨大的。像這樣小巧的，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徐向前先生說。

日本偵探攜帶了這個小巧玲瓏的發報機，得到了情報材料，就是在荒野山間也能夠很迅速的傳送給他的部隊。但是，困難的是情報材料的難得，漢奸無用

而且不可靠，日本偵探親身出馬又常常被逮捕。

另外一樣引起我的注目的物事是一張照片，這是一個中年日軍全家大小「祝出征」的留影。這人有四個小孩，小的還抱在手裏，妻站在他的背後，旁邊還站着一個青年，像是他的弟弟。照片上所有的人，連小孩也在內，都有憂愁的面容。

他們的憂愁，不是無謂。被軍部強迫送到中國來的這位中年人，終於死在中國。從他的衣袋裏找到了這張「祝出征」的照片。

想想那些沒有父親的小孩，和那位沒有丈夫的中年妻子吧，以後他們要度送多少悲悽的歲月？

殘殺了無數中國人民的日本軍部，在他們自己國內，也創造了多少悲劇之家。瘋狂的日本軍部海盜們，不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日本人民的敵人。

九日，晴。

晚上徐向前和張浩來談。徐云正太路北京站鉄橋又被炸毀，日兵傷亡百餘，據他們說，正太路和平漢路可以隨時破壞，但常常因為炸藥不夠而遭受了限制。幾個月來，使第八路軍將領憂心的，不是敵人勢力的強大，而是自己槍械彈藥的短少。「我們槍械彈藥主要的來源，是從敵軍繳獲。」張說。但繳獲炸藥的時候非常少。徐說，北京站附近的鉄橋，在這次炸毀以前，還炸過一次。但是因為炸藥不猛烈，不能全毀鐵橋，祇把鉄軌炸彎。通車還是可以，不過麻煩一點。敵人軍車經過這裏時，先把車頭開過橋，再把車廂一輛一輛推過去。

徐向前，這位內戰時代在四川非常有名的紅軍將領，是黃埔學生，五台人。他常常上前線，却沒有受過一次傷。他的部下告訴我，在火線上，他有一個習慣。當大炮在他的前面狂吼，子彈在他的周圍嗶嗶的飛鳴時，他不斷的揮動他的手，像是

驅趕在他眼前飛着的蒼蠅一樣，連連的說：「唉，討厭得很，討厭得很。」

十日，晴。

從遼州動身，走七十里，晚達莊里村。

途中見遼州第八路軍隨營學校學生在練習打野外。又見第八路軍新兵在練習擲手榴彈。他們用木頭削成假手榴彈，用來反覆的投擲。林彪在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大公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敵人最怕我軍的手榴彈。前線的戰士告訴我，敵人看見我們舉起手榴彈，就要害怕奔逃。爲了鼓勵士兵不怕手榴彈的緣故，敵人規定，凡是受了手榴彈傷的，可以得到負傷費，其他的槍傷砲傷者都不能得到。

敵人也畏大刀，這是由於「皇軍」高貴的信仰。他們相信，被大刀殺死的人

的鬼魂，歸不得故土。

在一山邊的小村莊前，碰到火線上運下來的傷兵兩人。一個睡在四個老百姓抬的北方粗重的抬架上，一個由老百姓扶着騎在驢子上。都面容憔悴，衣服上新血斑斑。

「他們是哪一部份的？」我指着傷兵問百姓。

「是義勇軍。」

沿途村落都有自衛隊，執着刀矛和別的舊武器，在村野放哨，盤查行旅。

在莊里村吃了一頓精緻的晚餐，炕也精緻，而且溫暖適宜。不想在戰區，還有這樣舒服的地方，這要多謝陳旅的款待慰勸。

進村莊時，我注意到這裏的居民很少，同時，我又聽到，不幾天前，和這裏相距很近的馬坊，曾打過仗。

「這裏的老百姓都逃走了嗎？」我問這裏的地方工作者。

「沒有，都去替軍隊運東西去了。我們的部隊沒有到這裏來以前，這裏的老百姓的確是逃了。我們叫了他們回來，請他們不要驚慌逃跑。你知道，我們在這裏的威信還大。老百姓聽了我們的話，不但不逃，而且助我們做事了。」

我們的房子裏，生了木炭火，在火鉢之旁，聚集了好幾個人，談話也更有興致了。

「這一帶的老百姓原是很軟弱的。」地方工作者說。「現在却大不相同了。男女老少都工作得很積極。」

「他們的積極，我想是你們的榮耀。」我說。「因為這是你們努力的結果。」
「也不全是由於我們的努力。日本強盜在鄉村施行的燒殺政策，是農民工作積極的客觀原因。這次敵人六路進攻和順時，馬坊被他們佔領，後來又被我們

克服。我們最初走進敵人剛退的馬坊村街的同志，親眼見被敵人殺死的平民十多個，被姦傷的婦女三十多個。馬坊祇是一個村莊，就死傷這樣多人。老百姓怎能不悲憤，不積極參加反日的工作呢？」

十一日，晴。

至龍旺村，見了陳賡。他像一個儒雅的書生。他是湖南一個地主的兒子，馬夜事變以後，他家人的財產土地，全被沒收了。現在該發還了罷。但是這和他沒有關係，他不關心家裏的財產。他的財產，是革命的經驗。

他的革命經驗很豐富。曾有過這樣的故事，是否真確，我不知道。但是講的人很多。他在上海做軍事工作，被捕了，在牢裏住了兩個月，沒有判決。忽然有一天，從那時候的南昌行營有電報來，要調他去見蔣。蔣是他的先生，是在征討東江的戰

役中罷，蔣在陣地受了傷，曾被他背着救回。但是作了對壘的敵人，他不懷生望。他祇希望不寫悔過書，清白的死去。和蔣談了一次話以後，他表示他的政治主張不能放棄。這在別の場合，是可以得到死刑或者至少是無期徒刑的判決的，但是蔣終於無條件的放了他，而他立即就去繼續從事他所相信的事業。

這個故事如果是真的，是表現了中華民族兩種優美的精神：一種是珍念私情的寬大，一種是保持氣節的堅貞。

爲了紀念我們的會見，陳送了一枝從日軍繳來的自來水筆給我。送了一把鋒利的日本短刀給伊凡斯君。

「這把刀殺了六個人。」陳說。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戰爭中，我們一位戰士，從日軍手裏奪了這把刀，刀的主人被殺了，而這同一的刀，又接連的在他的主人的另外五個同伴的肉體上，旅行了五次。最後，牠和他的受了幾次槍傷的新主，

一同倒在地上血泊裏。但這時日軍敗退了。刀和使用這刀的勇士，都被救了回來。我看着這把浸過這樣多人的血的短刀，覺得他好像是古代俠客的匕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鋒利。鞘和柄都是白木做的，刀身插進鞘裏的時候，柄就和鞘啣接起來，像是一根短棍。短棍上嵌鑲着幾個銀色的星點。這是一把精緻的小刀。

「我拿了這把刀，會永遠的記着你們這一旅。」伊凡斯君說。

吃飯的時候，陳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給我們吃，這也是勝利品。這次在昔陽七亘村戰鬥中，他們繳獲了許多食物。裏面有幾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壓榨口糧」，他們正缺糧，用這些繳獲物，維持了半個月。

龍旺村是一個窮村，又因為是戰地，買不到任何東西。要買點豬肉或糖菓，你得跑到九十里外的遼州去。

十二日，晴。

從龍旺村到石板坂，越兩山，走三十五里。

今天的路的兩邊，都是重重疊疊的高山，在山頂極目四望，山峯在天際間起伏，遠山的顏色，淡到和天邊雲霧的顏色差不多了。

「真是好山，」十七歲的蕭仁張說。

「好看嗎？」

「不是說牠好看，我是說牠可以讓第八路軍用來打日本，所以好。」蕭說。

蕭是一個活潑的少年。他參加紅軍，歷史並不久，但他進步很快。在爭鬥中，他正在積蓄許多軍事和政治的知識，以作將來領導爭鬥的用。

蕭以前是土匪麻老九的部下，麻被紅軍解決以後，他的部下大都參加了紅軍。蕭這個孩子的羞惡之心很重，他從來不說起他的不名譽的過去。他在麻老九

部下的時候，年紀更小，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正當，而且，像他這樣的小年紀的人，決不會做出什麼壞事，但他還是一聽到麻老九這個名字的時候，就要臉紅。和他同年紀，或是比他更小的「小鬼」們，偏偏要提起麻老九來，開他的玩笑。

蕭是田守堯的勤務兵。勤務兵在第八路軍中並不是賤職。第八路軍的指揮員的生活和小兵一樣的簡單，沒有很多事要人家侍候。蕭有夠多的遊戲和學習的時間，所以他非常愉快，而且也懂得很多東西，對於戰術和政治路線，他都有定見。有一天晚上，正當敵人佔領了我們一個小鎮時，我聽了他們幾個小鬼在說話：

「鬼子兵又佔去了我們一個地方。」有一個說。

「那有什麼要緊？」是蕭的聲音，「不過是暫時的。現在我們不是和他們計較佔地方的時候，要緊的是消滅他們的人。」

今天，蕭在山路上，讚美着羣山，並不是因為牠們美，他沒有心思欣賞自然的

美麗如何最有效驗的使得中華民族解放的事，佔滿了他的小心思。

經過一個村莊，村裏的自衛隊背着纏紅布的大刀，盤查行人。

到石板坂還早。我們不再前進了，因為前面沒有適當的村落好宿營。石板坡是羣山之間的一個荒涼冷寞的山村，祇有十二家人家。我們進村的時候，因為天冷，連鷄鳴犬吠也聽不到。一個穿破衣的農民站在他的大門口的樹下，靜靜的在剝除葱的外皮。看見我們來了，他抬起眼睛來看了一看，又低下頭依舊剝他的葱，對於我們這一羣穿軍衣的生客的到來，他不感到驚異，也不表示歡迎或厭惡，似乎是貧苦的生活使他變得有些麻木了。

我們就是投宿在這個剝葱的農民之家。我們的臥室，是這個農家的倉屋兼廚房，餐室和臥室。房間的一端儲積着小米和玉蜀黍，中央擺着餐桌，另外一端就是鍋灶和睡炕。這是北方貧苦農家典型家屋內部的樣式。

十三日晴，雪。

微雪。山間舊雪未融，新雪又落了，是真正的北方天氣。

路上的冰雪，蒙了一層塵埃，驟馬不知道灰色的塵埃下面是冰雪，不留心的踏去，常常滑得很遠。

騎馬橫過一曠野。聽田講曠野作戰的常識。最後他說：無論在平地或山上作戰，在沒有開始戰鬥以前，指揮員一定要把地形看好，特別是要把退路查明，因為接觸以後，或者因為力量不足以戰勝敵人，或者因為轉移陣地，在戰略上，常有暫時撤退的必要。如果在戰前沒有查明退路，臨時會變得慌張，以至潰亂的。

我曾聽到，關於退却，敵人很講究。敵人每次撤退時，掩護都很周密，這樣，犧牲很少，被繳去的槍械也少。

但是第八路軍不是繳獲了很多的槍彈嗎？人會發生這樣的疑問。不錯，第八路軍繳獲了很多槍彈，但這都是在敵人慘敗的時候成功的。

至和順縣縣長引着我們去看城裏被敵機轟炸的房屋。從去年十一月起，和順被敵機炸過五次，每次投彈二十餘枚。有兩個五百磅重的炸彈落在縣立第一女子小學校，把校舍毀了一大半，被炸得零零碎碎的磚瓦木料，散滿了廢墟，在瓦礫和木屑間，還有許多學生的家信和筆記。

其餘的炸彈都落在城裏的民房上，毀了幾百家人家。炸死好多平民。每次敵機來襲，城裏都沒有駐軍隊。顯然的，敵人不祇是要摧毀我們的軍隊力量，而且要屠殺平民，消滅我民族的生機。

敵人的殘暴事實，實在是太多了，記不勝記。古時代的任何暴君，都沒有現代日寇的這種殘虐人間的奇想。一月二日，日寇五六百從昔陽進攻和順，到西寨村

時，盡捕居民，叫他們互相捆縛，連成一串，牽到一個屋子裏，再叫一個居民縱火燒屋，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和親戚關在屋裏的這個被迫放火的居民，怎麼能夠忍心下手呢？你放火不放？不放嗎？立刻就被刺刀截死。終於也有怯懦者放起火來，於是房子裏的人，被燒得哀叫，房子裏的小孩子在臨死之前，大聲的驚哭。沒有被趕出的豬牛和羊，燒得狂奔怒吼和哀鳴。在豬牛和羊的叫聲中，夾雜着人聲悲泣。而日寇笑了。

殘忍的笑！

這次燒殺西寨的敵人，很快給我軍趕跑。敵退却時，把村裏各各人家一切可以燃燒的器物盡行燒毀。沒有一家的門窗和椅凳，沒有被燒盡。所遺的食物撒滿大便，炕上也到處撒着大便。

誰曾看到過這麼殘暴污穢的惡獸？

和順縣長是一個新任的青年人。舊的縣長逃走了。像這樣緊張危險的戰區，縣長已經不是一個官員，而是一位戰士。不是年青人，是不願意做，而且不能夠做了。

和順全縣有人口七萬一千。警察×十。

晚至牛川宿，此地更顯出戰地景況。有錢的人和地主，已經逃走，沒有錢的人大都組織了自衛隊，日夜的在村中和路上放哨。

晚上有一個很瘦的參謀來談天。他說正太路沿線的我軍很苦。常常沒有飯吃，而且因為日夜輪流去襲擊敵人，有的時候，除了打仗以外，一夜還要走一百二十里路。都累極了。

十四日，晴。

昨夜睡牛川，差一點被燒死了。燒炕的煤火一夜沒有熄，把炕燒紅，而且把炕上的氈毯燒着了。伊凡斯君半夜被燙醒，起來看一看，他的被捲正燒得出煙。

「Terrible kan」他說。

我睡在離煤爐稍遠的地方，沒有被燒灼，但也燙得出了幾身汗。

由牛川到皋落，行經荒山中，路特別難走。路面全是亂石，滑倒好幾次。

這裏都是接近敵人的地方。自衛隊親眼看見了敵人的殘暴，都是由悲憤而日趨積極。小孩女人也一樣。在路上我們常常碰到送鷄毛信的農民。匆匆的來去。昔陽縣城有敵六七百，不敢走出城門十里。他們萬不得已要移動時，總是首先派遣衣便隊偵察道路，看沿途是否有第八路軍，如果沒有，就首先派出哨兵，然後大隊才來。

到皋落時，是晚餐時候。看見了陽明堡燒飛機的兩位英雄。一個是陳團長，一

個是孔營長。後者因爲在正太路附近騷擾敵人的區域過於利害，敵人指名要找他算賬。但是舊賬還沒有算清，新賬又來了。這次在柏木井，他們又搗毀了敵人六輛汽車，得到許多戰利品。

關於戰利品，這一帶地方的部隊裏發生了許多有味的事。

上一次在廣陽戰鬥中，林師繳獲了好幾門大炮，却沒有得到炮彈。最近劉師陳旅在廣陽再戰的時候，却繳獲了許多炮彈，就是林師繳獲的大炮的炮彈。

陳旅常去破壞鐵路，但既沒有炸藥，又沒有破壞鐵路的器械。戰士們正蹙着眉的時節，却從一列被他們擊倒的火車上，繳獲了一千多件破壞鐵路的鐵具。

陳旅的便衣隊十五人襲擊盧家莊的時候，搬了幾盒 *Tube*（發信管）回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陳旅的另一部分，繳獲了許多榴榴彈，他們不知道用，因爲他們從來沒有見

過。

有好幾次，第八路軍繳獲整千整萬的朝鮮銀行的鈔票，「土包子」把他們都燒了，他們說是抵制日貨，在平型關，燒掉幾萬，在忻口，燒掉一汽車，後來，高級指揮員下令不准燒，因此在廣楊俘虜的六七千元沒有被燒掉。

在廣楊俘虜的一個名叫松井的管理馬夫的日本兵，看見這許多鈔票，很高的堆積在炕上，他的日本小商人的眼睛，貪婪的凝視很久，於是向他旁邊的第八路軍戰士說道：

「你們這次賺的錢，真是不少。」

十五日，晴。

今天昔陽縣長閻聚寶請吃飯，約定是七時完畢，我們好在七時半動身，結果

九時才開始，十時，我們從皋落出發。

下午二時到了葱窩，準備宿營，因為前面可以宿營的村莊太遠，而離開葱窩八里路遠的東冶頭，去年十一月曾被日寇燒劫過一次，大部分人家的鍋灶和睡坑都被搗毀，門窗也都沒有了，根本不能睡。我們就決定在葱窩住下。

但是如果動身早一點，我們會再向前走，這樣就糟了。我們正在葱窩打開被包，就得到村長的急報，說從昔陽縣城來的一股敵人，已經到了西固，正向東冶頭進攻。我們忙着又把已經打開的被包捆好，搬上騾子，退到前峇去。離開葱窩才十五分鐘，敵人的先頭部隊一百五十名騎兵，就到了葱窩。我們的行李捆得慢一點，就做了敵人的俘虜。

在路上，遇見許多向荒山逃難的男女和小孩。今天夜裏他們都要睡在寒冷的山溝裏了，他們都沒有帶被蓋，母親們祇好用自己胸前的體溫，來溫暖她們的

嬰兒。

東冶頭已經遭過一次燒劫，完好的家屋祇剩十餘家，這回都要蕩然無存了。聽得見砲聲。這是敵人向東冶頭施放的示威的砲。敵人每至一地，總是首先放一陣砲，想嚇走我們的軍隊，他們好平安的進來。但對於第八路軍和游擊隊，大砲的恫嚇完全無效。現在，他們正從山間開上去和敵人接觸。薄暮的山頂上，可以看見戰士們英勇赴戰的側影。

可以聽見機關槍聲了。在戰地，槍砲的雜亂的聲響，是一種使人激動的令人前進的號召。戰士們聽到槍砲聲，靈魂會顫動，熱血會沸騰，正好像古代的戰士們，聽到進軍的戰鼓一樣。看那些山上的戰士，他們聽到機關鎗響，前進的步子更快了。

路上的逃難者已經走進了路的對面遙遠的山間，嬰兒的哭泣已經聽不到了。

路上一時很平靜。忽然有疾馳的馬蹄響。一匹黑色的報馬，從前線馳過我們，向我們打了一個短短的招呼以後，就急急的奔馳到後方報信去了。

我們就在前岩留宿。我們前面有我軍前鋒和敵人相持，我們後面天鏡廟，有我軍主力扼守，那是相當險要的戰略據點。

前面的鎗砲聲停歇了。夜靜靜的，聽得馬嚼乾草的聲音。敵人就在我們前面十多里，雙方都按兵不動，因為不明瞭彼此的情況。雙方的偵騎，也許正乘着夜色，在開始活動罷。這個我不知道。但無論如何，大戰是要等到明天了。

十六日，晴。

昨晚深夜，陳團長從前線回來，說敵人的情況和目的不明，還不能打。

早晨有一班人通過敵人的陣地回來。他們的經歷是有趣的。敵人沒有佔領

東冶頭以前，他們被派去偵察東冶頭北面的道路，回來時，知道東冶頭被敵人佔領，不能到南邊來報告偵察的結果。經過一度商議之後，他們決定衝過敵人的陣地。於是不發出一點兒聲息的衝進了敵人的哨兵線，突然一排鎗，哨兵有的被擊斃，有的逃去報信。鎮上的敵人則以為是第八路軍有計劃的夜襲。在黑暗中，又不知有多少兵馬叫起了他們所有的步騎砲兵，配合着準備大夜戰。而在他們這種慌張的準備中，這一班人，早已回到了自己部隊的陣地。

從前岩回到皋落，等待過鐵路的機會。途中遇大雪。不到半小時，所有黃色的山和黃色的路，都被銀樣的雪花蓋滿了。飄落在大衣皮領上的雪片，遇着體溫，化爲了水，流進頸子裏。

在馬背環視四圍，雪裏的北方羣山和田野，使人發生明麗清新的印象。

十七日，晴。

留皋落。住處可以聽到機關鎗聲。要求到附近山上去觀戰。據他們回答，前線還沒有發生戰事，鎗砲聲是敵人發出的，也許另有作用。

不到很久，前線來信，說敵人已經由東冶頭向昔陽縣城西退，剛才的鎗聲，是敵人爲掩護撤退而發。

昨天在東冶頭附近的長嶺，日寇燒了一些房子，殺了三個老百姓。「有幾個女人，被他們糟蹋得不成樣子。」

到街上買東西。街道兩邊的牆上，張貼了許多佈告和宣傳漫畫，老百姓圍着在看。攤子上的河北香烟很多，這裏向東翻越一個山頭，就是河北地界。這裏的香烟和糖菓，都從河北運來。

十八日，晴。

從昔陽，平定兩路進佔東冶頭的一千多敵人，正在我大軍調來時撤退了。這次敵人出擊的目的，我們的部隊裏有種種猜想。有人說，他們是學着打游擊的。有人說，是出來鎮壓我們的游擊運動的。更有人說，這是他們定期的劫掠姦淫的出巡。我看都是。

臨走時，敵人把所到之處的豬牛羊鷄盡數劫去。游擊隊告訴我，凡是敵人到過的地方，農民家裏的動物，除了餓得很瘦的貓狗以外，看不見別的。敵人住過的房子的院子裏，遺留這下面這些東西：鷄毛或鷄的內臟。豬皮和豬的內臟。撒在塵沙中間的小米和玉蜀黍粒。撕破了的「壓榨口糧」的包皮紙。和牛肉罐頭的空錫罐。我同胞男女的血和屍體和女人染血的破褲子。在屋子裏，是破殘的門窗，椅

桌和抽屜。還有敵人照例撒在睡炕上，鍋灶上和吃殘的食物上面的大小便。

所有這些東西，構成一種貪饒與荒淫，殘虐和污穢的可怕景象。

因為沒有大接觸，敵人這次傷亡祇有幾個。在長嶺縱火燃燒老百姓的房子時候，敵人把他們的死者一個個投進火裏火化。

早餐後，到鎮外去散步，遇見皋落教會的一個牧師。他曾於本月九日，裝做小販，混進敵人佔領的平定縣城，去看他的教友。他說，城裏的外國牧師，失掉了自由，而且有斷糧的危險。他又說，壽陽城裏，日寇殺了二個美國傳教師的傳說是真的。他親自聽到平定的外國牧師告訴了他，兩個美國人的確被殺了。關於被殺的經過，傳聞却不一致。一說日寇正在壽陽屠城的時候，美國牧師哈許夫婦正從別處回來，被日寇亂兵砍殺。事後日寇長官頗為驚惶，但事已至此，祇好銷屍以滅跡。終於被民衆傳揚出來。

一說是平定附近的陽泉車站，站長是一個法國人，討了一個日本老婆。有一天，這位法蘭西人和他的日本老婆吵架，引動了他們兩個美國隣居來調解。但是日本女人乘間跑到外面叫了幾個日本兵來，再經過一度激烈的爭鬧以後，日本兵拔出短刀來，把法國人殺了。爲了滅口的緣故，同時把兩個美國牧師也殺了。

聽了這個故事的伊凡斯君，微微的顯露了一點憂容。在遼州，他曾接到他們大使的電令，要他在這次旅行中，附帶調查壽陽兩個失蹤的美國牧師的下落。從遼州到這裏，他曾調查了幾處，都說他們死了。但以西洋人的謹慎，他不輕於相信這個輾轉的傳聞。聽到暴落牧師的詳細述說以後，他不得不相信這個謀殺事件的確實，而且不能不同意我們的話：日本法西斯強盜，不祇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也是世界各國的敵人。

整天沒有事情做。在這窮鄉，沒有一本可以看得的書。延安來了幾十個學生。

但他們爲了緊縮行李，也都沒有帶什麼書。在戰區的人，和文化是隔得遙遠了。

今天中午，偶然在我寄宿舍的房子的神位背後，找到一本封面破了，而且滿是灰塵的石印三國志演義，這快樂是難於忘記的。三國志演義我看過好幾遍。這次看這本沒有頭尾的殘書，更增加了興趣。因爲牠所記述的征戰之地，正是近六個月來我所經歷的地方。像長安，潼關，安邑，壽陽都是我所熟悉的。漢獻帝被亂個強盜將軍趕出都城，臨時安都於安邑。這安邑就是同蒲路附近的一個小城。曹操初出山東，和鮑信一道，大破黃巾於壽陽。壽陽不就是現在被敵人佔領了的正太路的一個大站嗎？

在山西流轉，很容易引起懷古的心情。這裏和陝西河南，是古代的所謂中原之地，有許多朝代的都城，都建立在這三省境內。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山西到處，看見帝王貴族的陵墓。那些經歷了千百年風雨浸蝕的陵墓之前的石人和

石馬，還是顯露着我們祖先往日的光榮。他們立在荒原裏，好像在告訴後代：你們爭氣罷，古老的中華民族，不應該被欺侮，前代的光榮，不該應失落。

晚餐後，在鎮中一個小學校的操場裏，打了十幾分鐘籃球。許久沒有打球了。打過後，頭昏眼花而且胸悶，像得了重病一樣。

日落四周的山，點綴了一些新雪，在夕暮的薄黯裏，顯得很美麗。

十九日，晴。

仍留皋落。

敵人現在學着我們打埋伏了。昨天東冶頭的敵人，揚言撤退，却暗中留了一部分埋伏在東冶頭以西的山間，想等着我們的追兵去上當，却被我偵察部隊發見了，很沒趣的，真正撤退了。

敵人這次把鎮上的牛羊鷄子和糧食都劫走了。今天看三國志演義裏面描寫黃巾山賊缺糧的時候，總是成羣結隊出去劫掠百姓，名曰「打糧」。山西的日寇，十足現出了海盜本色，這回從昔陽出來的目的之一，是「打糧」。不幸從昔陽到東冶頭六十里間的村落，因為民衆組織一向沒有基礎，沒有很迅速的把糧食牛羊移開，使海盜們達到了他們的貪婪的目的。

到車寺散步。歸途中看見一羣小兒打柴回來。此地四圍是荒山，樹木稀少。小兒打柴，要走到很遠很遠的白楊樹林去。

歸途經過的小溪河，都結了冰。人在結冰的溪河上面走時，要不起腳來，溜着走，才不會跌到。但也祇有中國布鞋或草鞋才能夠這樣。穿着日本軍人的大皮鞋在這種冰上過身，就是慢慢的溜着走，也要滑倒的。這次東冶頭的敵人撤退時，有一個老兵掉隊了，正走過一條結冰的小河的時候，被我追兵看見，大聲的叫他

停步，繳械投降，追兵說的是新近學到的日文，自然他是聽得懂的，但是他不聽，還是想逃跑，在冰上一步一跌，很快就要被我追兵趕上了。在這時候，日兵還想開鎗抵抗，於是，他得到了他應得的命運，在他的鎗彈還沒有裝好以前，先受了我們一個戰士的一顆鎗彈，倒在冰上。他是一個中年人。

二十日，晴。

傷風。昨夜頭痛。今天上午睡了一下。

下午動身北上，再到前岩，走三十里。北風奇冷。

二十一日，晴。

病稍愈，仍畏風，寒風吹透外衣，冷入骨髓。

從前岩到營莊，約六十里。大半是山路，石子很多。

騎馬走過村野時，在一條有一丈多高的狹窄的田壟上面，馬失足落在田裏，我却落在田壟上。馬落在田裏，嚇得呆了。忽然間，好像想起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一樣，狂奔逃逸，把我繫在馬鞍頭上的皮包拋落。把我在上海買的記錄材料的小紙片和一個月來收集的許多材料，散滿一田，許多人下田來幫我檢了一些，有些被風吹失了。

但是人馬都無恙。

中午過東冶頭。看了敵人燒掉的許多民房的廢墟，都是悲涼的瓦礫場。兩三百人家的市鎮，像是幾個世紀沒有人烟了。

從一家被燒毀的比較富裕的人家的斷壁間，轉出一個人來，像幽靈一樣，聽到我們問起災况，他好像一個神經失常的人一樣突然興奮起來：

「來，到那裏看看我的小米倉。」他指着建築在一個山崗上的幾個窖洞。「三倉小米，都燒了，都燒了。」他差不多要拉我們走。他是要我們去分嘗一點被敵人燒劫的淒味。我們沒有去。我們已經看得夠多了。半年以來，火災瀰漫了全中國。鮮血氾濫了全中國。失兒喪女呼爺尋母的悲聲，充滿了全中國。叫我們同情誰好呢？

「來，去看看罷。」他還是固執的，近於哀訴的向我們要求，我們還是拒絕了。很容易的可以想像得到，走到他的倉前，看見他辛苦終年收穫的金黃色的小米，變成了可憐的焦炭，說不定他會流眼淚。看着一個中年的農民，用他的粗大的手，揩擦眼淚的時刻，是不容易過的。

東冶頭的其他老百姓還沒有回來，要不是有我們幾個人的腳步聲和談話聲，這大市鎮簡直就是一座大墳墓。我們很快的離開了這墳墓。

傍晚到了營莊。這又是一個被敵人蹂躪過幾次的村莊。要尋一個可以宿夜的完好的家屋，很是困難。找了半個鐘頭，才找到一個沒有門窗椅桌，却還有一個可以睡覺的炕的屋子。

我伏在炕上寫日記。

「今天晚上不要脫衣服睡。」從洪洞同我一道來的盧，這樣警告我。「這裏接近敵人，你要是脫衣服睡，晚上有什麼事，會來不及穿的。」

盧是一個強壯的二十四歲的青年。參加了外人喻為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長征的中國紅軍的長征，經歷過草地雪山的困難，可是身體和精神都還是非常的旺盛。他愛吸煙，但如果沒有煙吸，他也過得去。軍中一個月一塊錢的零用，要不是有時要買鞋襪，他用不完。第八路軍的戰士，沒有用錢的習慣。

洋燭快盡，要睡了。雖然盧警告我不要脫衣，可是我還是要脫掉衣服，脫掉襪

子睡，因為不這樣，將睡不着，這是我的習慣。

「如果有事呢？」心裏想着。

「到那時再說吧，」心裏又這樣想着。

晚安，淒冷寂寞的營莊之夜。

二十二日，晴。

晨六時半早餐，七時左右從營莊出發。經青楊樹至固蘭小憩。

從營莊到固蘭的這幾十里路，差不多全是山路，大小石子滿途，簡直不能騎馬。

在固蘭，我們自己做了飯吃。這是隣近敵人的區域，不但買不到東西，人家也十室九空了。我們在一個教堂裏休息，傳教師已經老早不在了，祇剩了十字架上

的永遠受難的耶蘇，守着這座寂靜得怕人的精緻的空屋。

吃飯以前，走到一座小廟宇前面的空場上晒太陽，看見同路的從延安來的學生，都在吃他們從皋落帶來的燒餅，我也帶了乾糧，放在馬背上的袋子裏，我的肚子不餓，懶得去拿，但是看見大家都在吃着的時候，自己也似乎想吃了。

「你沒有嗎？請吃我的。」我們同路的唯一的女伴張瑞華，拿了一塊皋落的燒餅給我。

飯後動身，下午四時到了河北井陘之蔣家村，這是我第一次到河北省，竟是河北許多城市淪落以後到這偏僻的小山村。

到一山頂用田的望遠鏡遙望北面，看正太路和正太路所經過的平原。一個火車頭正拖着一個車廂由東向西疾駛。

敵人佔領正太路的現狀是這樣：

敵人勢力不能達到鐵路南北十里以外。

正太路的鐵橋常被第八路軍和游擊隊破壞。全路最大的鐵橋是盧家莊橋。被破壞一次，沒有全毀，敵人還是勉強的通車。在修葺的時候，又被破壞，修橋的工兵完全被擊斃。

爲了保護橋樑，保障通車，敵人用重兵駐守鐵橋和大站，並在鐵橋和大站四周，安置地雷，電網，建築碉堡和種種防禦工事。鐵路之各小站，白天駐兵，黃昏以後都撤到各大站，集中守備。

敵人常到鐵路沿線，大肆燒劫。把民家的門窗傢具通通搬進榆次，當作柴燒。劫牛羊鷄鴨以充食物，搜劫民間婦女，嬰兒和鐵器，運往太原，再轉大同張北。

敵人焚燒殺掠的結果，使沿鐵路農民紛起自動組織自衛隊和游擊隊，要求第八路軍領導。

爲了知道神出鬼沒的第八路軍和游擊隊消息，敵用二十元一天雇用漢奸，刺探消息，但因自衛隊組織，普遍發展，漢奸不能深入。

爲了模倣第八路軍的優點，敵人學着打游擊，打埋伏，做政治宣傳工作。一位們自己組織自警團吧。」石家莊鄉下的一個會說中國話的敵兵對老百姓說。「我們不來干涉你們，你們不要怕我們。這隻雞很好，賣嗎？一毛錢夠不夠？」「先生，這個票子我們沒有使過，雞拿了去吧，不要錢。」這是大日本票子，你不認識？」「是的，我們這裏沒有人要。」

這個老實的鄉下農民的最後一句話，使他不但喪失了他的雞，而且喪失他的生命。

在昔陽一村，曾經發生這種同樣的事。會說幾句中國話的敵兵，初到村莊的時候，對老百姓說：「皇軍到這裏來買東西是公買公賣。」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

的同伴牽了一隻黃牛來，後面跟着老百姓，手裏拿着一毛錢。

「老總，實在是太少了一點。一毛錢怎好買一條大牛呢？」老百姓憂愁的說。但是他的牛，已經去得遠了。

這是敵人在正太路沿線做政治工作的情形。

在沒有到正太路附近以前，我聽到上面許多關於正太路的故事。現在，我們走近鐵路了。

夜晚七八時許，山野寂靜，寒星滿天。我們兩連人，幾十四驢馬，到了核桃園附近，停在一個山峽裏，等待到前面去偵察道路的部隊回來。

微明的星夜在敵人附近的山峽中，心裏充滿了緊張愉快的混雜的情緒。冰冷的風使得許多人咳嗽。

「不要咳嗽，」從前面，一個人傳到了一個人的，傳來了這樣的耳語。真的沒

有人咳嗽了。夜靜到可以聽見一個健康人的平和的呼吸。

走到核桃園，狗突然高吠起來。最初，這的確使我們有一點驚惶。有一千多敵人的奮關，離開核桃園祇有八里路，敵人要是聽到了犬吠，或是得到了被犬吠驚起的漢奸的報告，不待我們走近鐵路，就會四處出動，從娘子關出來遮斷我們的去路，從奮關出來，斷絕我們的歸路，那我們縱令不全死，也要遭受大損失，我周圍的這些人，就是死了一個，我也會感到一生遺憾的。

但不久以後，我們都安心了。因為我們的戰士，不祇是勇敢，而且有深謀和遠慮，一切可能發生的情事，他們都考慮過，而且安排了應付的辦法。

行經敵人重重封鎖的障地，却安如磐石的到了桃水邊頭的地都村，橫過了汽車路和正太路。

經過離娘子關只有兩里多路的山頭時，看見了敵人新築的工事，聞到第三

軍在這裏大戰時遺下的屍體的臭味。捉到了四個漢奸，斬毀了每一個人家門上的紙和布的日本旗子。

這一天半夜，翻了八個山，我和其他幾個延安學生病倒最後一個高山上。

因為逃跑了兩個替敵人放哨的漢奸，都預料不到幾分鐘，就會有敵人的追兵出來。看着我們睡在亂石上不能起來的情景，田是怎樣的着急。我自己也急，因為我怕被敵人俘虜了去拷問和凌辱，這比死還難堪。

但終於得到了伊凡斯君一杯從上海帶來的水，解除了口渴，體力也因得到暫時的休息更生了。我們又動身走，夜月已經出來，看得見路了。

我們始終沒有遭遇敵兵，但是沿途的老百姓告訴我，我們前面有一股敵人，後面也有一營追兵，這一營追兵，始終離開我們五六里遠。也許，他們是有所恐懼，故意逡巡不前罷。

黎明時，我們已經在天下第一流壞路上，走了一百二十九里，連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也需要休息了。我們就在一個我不知道名字的河北村莊裏稍息，戰士們一停下脚步，就感到冷，因為他們穿的衣服很單薄，他們在老百姓的天井裏，用高粱桿和乾枯的柴草燒起火來，在四周還是黑黯的寒夜的黎明，紅色的火光照耀着戰士們擦得很亮的鎗和凍得發紫的臉，這畫面是非常的優美。

老百姓告訴我們，這裏很危險，敵人來了，沒有險要地方憑藉着抵抗，而敵人已經快到了。

我們想，離開我們祇有五六里的敵人追兵，一定看見了我們的火光，而且如果他們敢，早該到了。要是我們已經烤暖了，有什麼必要，我們再待在這裏等他們來呢？我們是過路的，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於是我們再走。

二十三日，晴。

已經離開敵人的封鎖區很遠，而且已經脫離了敵人夾攻的危境。我們留在一個小村莊裏吃午飯。

午飯之前，在一個農民的家屋前面的柴堆上小睡，半小時後醒來，一個號兵正站在我旁邊，我們談起來了。

「夜襲的時候，不是用不着吹號嗎？」我說。

「那也要看，如果開始接觸了，有時還是要吹衝鋒號。」

「最近參加過戰鬥嗎？」

「最近襲擊過南關。」他說，這時候，另外一個背衝鋒機的戰士走了攏來，號兵轉向着他，繼續說：「那天晚上，南關敵人的大炮和機關鎗，真打得足，是麼？我們

達到了戰鬥的任務以後，退到了第一個山頭，敵人的砲火還沒有停。我們轉到了第二個山頭，方向都變了，敵人還是向着那原來的方向發砲，那一夜敵人消耗的彈藥真正是不少。」

「這就是消耗戰。不知你們犧牲了人沒有？」

「沒有，一個都沒有。」

聽了這個號兵的話，我想起了陳告訴我的另外一個戰鬥的實例。那是敵入六路進攻和順的時候的事。打到馬坊之先，敵人先攻馬坊附近的一座小山，小山之上，有我們的偽裝。敵人作戰的慣例，是用大砲當先，每次遇到我軍總要用大砲轟擊多時，步兵然後前進。這次也是一樣。他們的大砲向山上打了幾點鐘，消耗無數的砲彈。

我們的軍隊是伏在馬脚和山後的，待敵人在轉移砲位，步兵來搶山頭時，我

山腳的部隊也去搶山頭。結果是山頭被我們佔領，居高臨下，用步槍和手榴彈擊還在山腰的敵人，同時，我山後的部隊，又出來抄敵人的後路。

這次馬坊戰鬥，既以偽裝消耗了敵人大量的彈藥，又以奇兵使敵人慘敗。戰鬥的藝術，發到了極點。

這次馬坊戰鬥和號兵所說的南關戰鬥的相同點，是同有消耗戰的戰果，而在南關戰鬥，是達到某種戰鬥目的以後無意中達到了消耗戰的目的，在馬坊戰鬥，消耗戰是白刃戰開始以前的有意的設計。

午餐很甜美。睡覺也感到很舒服。

(二十四日到了晉察冀邊區安全地帶。爲了不使本書重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的記事，略去了在邊區所作日記。下面是晉西歸程記。)

二 晉西歸程記

二月六日，晴。

（下面是二月六日的日記的後半，前半收入「晉察冀邊區印象記」中。）

終於平安的到了我軍的防區。無論如何，這是可喜的事。沒有被敵人傷害的骸骨，還有報國的機會。

同路的伊凡斯君也慶賀自己這次旅行的圓滿。過了鐵路以後，他緊緊的和
我握着手。現在，我們又舉起威士忌酒杯：

「祝中國勝利。」他說，「祝第八路軍諸君健康。」

赴軒岡旅部。沿同蒲路支線走。這一段鐵路被破壞得真是徹底。路軌有的被
移去，有的被拋在路邊的水溝裏。有一些是讓地歪歪斜斜的像黑色的長蛇一樣。

輪在路基上。枕木通通被搬走。這地方很少樹木，添補枕木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移去枕木是破壞鐵路的很有効力的方法之一。聽說敵人如果佔領了枕木被搬走的鐵路，重修鐵路時，他們折了沿路老百姓家屋的屋樑來做枕木。這種摧殘平民的殘酷辦法，無異於告訴老百姓，「以後小心點，不要幫助你們的軍隊破壞我們的交通。」但是老百姓不會聽話。他們還是毫不退縮的幫助祖國的兵馬。現在在我們附近的老百姓，不是現着勝利的笑容，在把枕木一根一根的搬走嗎？日寇沒有開始這次侵華暴行以前，我國的農民，對於自己的國家的事，的確是很少關心的。因為侵略者的進來，倒把我們一向頹唐的民族精神昂揚起來了。華北最守舊的農民男女，也都知道國家對於他們的重要，而且正在獻出他們最大的力量，為祖國，也就是為他們自己，爭取自由與生活的權利。

到了旅部，見了代理旅長王震。他是一個湖南工人出身的將領，他的樸素超

過了我所看到的一切其他幹部。他穿着一套褪色的破舊軍服，臉色顯得營養不夠。他和伊凡斯君的回答，有幾句很有意味：

「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於美國獨立戰爭的經驗嗎？」王問。

「美國的獨立戰爭，和中國目前的獨立戰爭，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伊凡斯君說。「那時候，美國的敵人很強，和中國現在的敵人一樣。美國的武器很壞，也和中國現在的情形一樣。華盛頓在困難中，和敵人血戰了八年，才爭取到美國的獨立。在最初兩年中，華盛頓差不多沒有打過勝仗。兩年以後，才漸漸的取得一些小小的勝利，以後的結果，是大家所知道的了。」

「美國以持久的戰爭戰勝強大的敵人，以得到最後解放的，這一點也和中國目前的情形相同。還有，華盛頓的軍隊，最初也不過是一些游擊隊。武器不完全，不長於陣地戰。華盛頓的正規軍的出現，是在戰爭中慢慢發生的事。」

「他的正規軍，是不是由於游擊隊漸漸形成的？」王問。

「是的。」

後來王又談到了他的作戰習慣。「趁着黑夜，我們常常把敵人近邊的地形，考察得清清楚楚。我認爲作戰的指揮員，一定要在戰爭以前親自視察陣地的地形，這是取得戰鬥勝利的一個條件。」

伊凡斯君把他這句話，寫在他的備忘錄裏。

留宿天主堂。餐室很雅致，門楣上貼了幾幅古雅的宗教畫。西洋的宗教畫，大都可以使人發生靜穆，莊嚴與崇高的感覺。

七日，晴。

從軒窗動身赴石莊，一路冷風迎面，吹得臉部腫而又痛。皮領裏的鼻子和手

套裏的手，都冷得麻木了。希有的寒天，不容易見到的雪山和雪地。

這一帶地方，是山西寧武縣屬最貧弱的地方，四圍只有荒山和冰雪。村落稀少，人有飢色。

但就是肚子吃不飽的農民，也有一件老羊皮被在身上，因為不這樣，實在可以凍死。

晚宿石莊龍王廟，和龍王老爺做隣居。

八日，晴。

從石莊到寧化。沿路荒涼已極，四十餘里，僅一二小村。馬行結冰的河面，跌倒了不能起來，一定在牠周圍撒許多沙土，使牠的蹄子不滑，才能爬起。

宿寧化區公所。英國記者特爾君前回訪問賀師的歸途，也睡在這間屋子裏，

這地方僻遠，難得見到外人，偶然來一個，便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是地方人士幾個月談料。

盧出去買了一些糖和雞蛋和梨子。盧是一個有時勤勉，有時很懶的青年。他沒有讀過書。可是現在也認識許多字了。他送了我一本記事冊。這是他練習寫字的本子。在這本子的末一頁，還有他用鉛筆劃的許多小孩子一樣歪斜的字句：「學瞄準，學劈刀。現在中國人民受壓迫千萬重。日本強盜機關槍」等等。

盧在紅軍時代，是屬於紅四方面軍。關於國燾路線，盧和其他四方面軍的戰士，講了許多故事。

當張國燾在四川紅軍中負領導責任的時候，有許多不合政治原則的行爲。他忽視青年教育問題。因此招致了許多不好的結果。那時四方面軍有女兵營。有一天，幾個女戰士來看張，說晚上宿營的時候，有少數不良的男同志到她們的營

房裏來胡鬧。張不重視這現象，漠不關心的回答女戰士男同志整天行軍辛苦，到晚上大家玩一玩，不應該計較。

聽到這個有點近於開玩笑的話，女兵們當然生氣了。回到自己的營房，等到夜晚男兵又來胡鬧的時候，她們開鎗抵制了，男的也開鎗對抗，造成一個可痛的事件。

我聽到這個故事後，覺得張這個人是有一點馬虎。

男女問題是一個複雜麻煩的問題。第八路軍前線，除了幾個完全男性化的女子以外，沒有女兵。他們所以這樣的理由，第一是因為中國壯丁儘夠，暫時無須女人上前線，第二是防止男女間麻煩問題發生於萬一。

但是我想，就是將來有女兵，在朱彭等嚴肅領袖部下，也決不會發生上面這種糾紛案件。

另外有一個關於張的故事。

當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前者轉戰幾千里，人馬相當困頓，衣服比較破舊，張看不起他們，但又看得起他們的鎗。紅一方面軍的掉隊者，常常被繳去了槍，不是遭遇了土匪和敵人，而是墜入了張的設計。

我沒有看見過張，但從上面這兩個故事看來，張是不大按照政治原則的政治家。

當然，這些一切，都是遙遠的過去的事。這次在西安，聽到他是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他一定對他的事業又表現了真誠，而他的光榮的現在，是掩蓋了他的過去，還會有餘。

（以上關於張國燾先生的一段日記，原是寫下來又塗掉了的。在漢口整理日記時，恰恰看見了張的反共傳單，便又把這塗掉的日記拾起。這樣做，是想把一

個事實，告訴有耐心看我的日記的讀者：張先生的這種舉動，並不是偶然的奇異事件。）

夜間，區公所的負責人來談天。他是閻主任委派的人。是一個精神健旺的半老的人。

截至今日止，我們走了二千零十三里。伊凡斯君帶了一個計程表(perometer)，所以能夠把我們走過的路程，計算得相當精確。

九日，晴。

從寧化堡到靜樂縣城，走八十里。

靜樂的城牆，是從一座山的脚下，伸到山上去的。城裏還有一座小山，山上有

一個古廟。我們就睡在那古廟裏的動員委員會。

動員委員會有許多做地方工作男女青年，到了晚上，他們都唱歌。女的更喜歡唱。在隣近前線的緊張地域，青年們不但不怯懼，而且很愉快，這要歸功於青春的活力和民族的愛國的精神。

在這裏看山西軍隊的騎兵。騎兵軍的軍長是趙承綬將軍。太原失陷以後，趙相當悲觀。但是以後，由於山西游擊戰爭的開展，境況不是人所預想的那麼無望，趙強起來，更與第八路軍將領日夕來往，使他不祇是一個可以作陣地戰的人，而且也相信游擊運動的威力了。

趙每天請第八路軍的老戰士教他戰術，他是一個謙虛的人。

所看見的趙的騎兵都很勇武。養得很肥的蒙古種小馬之上，騎着倒掛馬鎗的年青強壯的兵，真正是馬肥人壯。

趙承綬的騎兵軍，是晉軍有力的一部。

十日晴。

早晨動身赴××縣，迷失了路，走半天，還看得見靜樂的城牆。

下午四時到了目的地。初次會見賀龍。在兒時就聽到了他的名，到今天才見。

他是湘西桑植人。

「你是什麼地方人？」他問我。我告訴了他。

「益陽我到過。」他說。

「什麼時候？」我問。

「民國五年。」

他真是一個老人，雖然年紀並不老。他舉起孫逸仙手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的旗幟，據他告訴我，是最早的人們中間的一個。那還是在五色旗時代，他在四川活動的時代。

這位十幾歲就在軍中的湘西人，是特別的顯露出一種軍人雄武的氣象。短小的上鬚，肥壯的體魄，更加上祇有異樣健康的人才能夠有的快樂的性格，使人家信靠他，而又易於接近他。他住在一個天主堂。在他那四壁掛滿了軍用地圖，角落裏燒起一個巨大火爐的客廳裏，川流不息的有客來看他。當地的官吏和軍人，附近的士紳和民衆，遠來的中外記者和軍事觀察家，還有遠來的游擊隊首領。

我看見太原成成中學師生組織的游擊隊長劉子崇先生，就是在這客廳裏。賈龍吩咐殺一隻豬，來款待這個游擊隊。

我們到後不久，就吃晚飯。因為來了客人，他們添了菜。第八路軍的將節，都沒有小廚房，平常的飲食都是士兵的大廚房裏作的和士兵一樣的飯菜。祇有來了

客人，他們可以多添點菜。

在這相當豐盛的晚餐席上。賀龍繼續着他的閑談。從他自己的談話和別人的傳說中，我知道他在一九二七年南昌事變以前，還不是共產黨員。那時他是國民黨左派。做着第二十軍軍長，被女人和醇酒，權勢與金錢圍繞着。這時候，要是他馬虎一點，儘可以馬馬虎虎在物質生活的享受中過日子。但是他却參加了南昌暴動，開始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在中國共產黨可以自由活動的時候參加，却在他轉入地下室的時候加入，這是信仰的威力，也是楚人反抗精神的特質。

以後，是他困鬥的十年。

在這十年中，他自己沒有吃多大的虧。他的愉快的性格和愉快的外貌上，一點也看不見十年艱苦的遺痕。吃了虧的是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三十餘口，都被殺

了，他的有俠義風的妹妹，也犧牲了。他有兩個老婆被關在上海法租界西牢，關了七年。

中國的近代史，是充滿了戲劇性的一個巨大的悲喜劇。交織在歷史之中的許多個人遭遇，是這一幕悲喜劇的縮影。賀龍正是這些人們中間的一個。現在他的老婆出來了。在最近一次軍事會議中，他看到了他以前的許多國民黨朋友，以前是朋友，後來做了十年仇敵的朋友。「他們都很好。」賀龍談起他們時，這樣說。「以前，他們都很浪漫。現在，他們都注意游擊戰，注意部隊裏的政治工作了。」晚飯後，再坐了一會，就回到我們的宿處。這是一個很舒服的房間。方桌上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可以收到北平敵人和漢奸的廣播，也可以收到漢口的救亡呼聲。

現在，在這裏的晚上八點鐘，北平的漢奸正在演戲，對白是「黨軍不知道好

夕，友軍維護東亞和平。」一類昏話。但是每一個說話的漢奸的聲音都很低弱。正義之所乘，聲音也弱了。

現在，在這裏的晚上八點多鐘光景，漢口的青年男女，正在合唱「義勇軍進行曲」，歌聲的壯大和慷慨，恰恰成了北平漢奸的微弱的聲音的一個鮮明對照。

十一日，晴。

留×縣。

和賀龍談話。關於晉西和綏遠，同蒲路和平綏路的敵情，他談得非常詳細

(一) 兩路附近敵軍分佈情形

(兩路附近的敵兵，僅據點線。各處所據的兵，又時常移動，以迷惑我軍，但無

論敵人怎樣狡猾，他們的實情，總逃不出我們的耳目。

下面調查所得的敵軍分佈情形，在軍情瞬息萬變的目前，雖然不能說牠有長久的價值。但是牠可以作敵人在山西綏遠的實力的一個詳明圖解，同時也可以顯出敵人在兩路所重視的據點是哪幾個。

大同 有敵人步騎砲兵二千餘，坦克車十餘輛。大部分爲日軍，日，滿，朝鮮，台灣兩種兵混合編成的滿蒙偽軍一團。

左雲 敵步兵千餘，騎兵一連，砲兵一連（附砲七八門，）坦克車數輛。

右玉 李守信部的步騎砲兵七八百人。

懷仁，尙希莊，吳家堡，三處有敵人千餘。

岱岳 有敵人千餘。馬營，安榮村，三百餘人。

朔縣 有敵人警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步兵二千餘，騎兵二百餘，砲兵三十

餘。軍用汽車三十餘輛，坦克車二十餘輛。

廣武鎮，雁門關，代縣，陽明堡，共有敵人三千餘。廣武鎮至陽明堡，每隔三百米達成一千米達，敵築有工事，碉堡，並有鐵絲網和機關槍陣地。

解縣 有敵千餘，騎兵數百，裝甲坦克車十餘輛。原平有敵約一千。兩處時增時減。

忻縣 有敵二千。田家莊敵築有碉堡，工事，並有守兵二百。

忻口，關城鎮，石嶺關，大孟鎮，高村，青龍鎮，趙家山，周家山，各有敵人三四百至一千不等。

太原 現有敵人四千餘。計步兵二千，分駐城外，城關一帶，駐兵三百，駐南門外，大門關，砲十餘尊，駐南門外兵工廠，運輸隊千餘，駐北門街頭二三道巷及校場一帶，並有載重汽車二百餘輛，馬車幾百輛。

白家莊，黃甫寨（白家莊是煤廠）各有敵人一大隊。

太原縣有敵百餘。清源有敵千餘，交城有敵二千，砲二十餘門。

綏遠包頭 有日軍一部，並有偽軍第六師。百靈廟有偽軍一萬。歸綏，武川有偽軍七、八、九師，日軍二千。涼城，殺虎口有偽軍一、二師。和林格爾，托克托，各有偽騎兵一團。

大同有敵人兵站，醫院與飛機場。左雲有敵人飛機場。馬驛有敵人兵站。臨時醫院，後方留守處。陽明堡有敵人飛機場。崞縣有兵站。忻縣有兵站。太原有飛機場和兵站。交城有飛機場。

（二）敵人的劫掠情形與圖謀

敵人在同蒲路沿線收集鴉片，棉花，布匹，鐵，鋼，錫，銀，銅，燕麥，沙發，寫字台，青年婦女和剝皮豬肉。有的由火車或汽車運往大同和張家口，有的就地享用。

因為同蒲路北段被破壞，敵企圖從岱岳到雁門關修築一條新路。已經開始測量路線，但工程師被我游擊隊打死一個。

(三) 宋支隊和易文舉

晉綏的宋支隊，對大家並不是一個生疏的名字，在報上時常可以看到他們的勝利的消息。隊長宋時輪，最初活動於大同以北，平綏沿線的時候，部隊的人數是很少的。但羣衆因為不堪敵人的壓迫，自動組織起來，紛紛的來和他們會合，於是這個部隊漸漸的膨大，最近已經成了可以和五千敵人作陣地戰的巨大的勢力。

宋的初起，敵人就會注意。四次出兵圍剿，都被打退了，繳槍四百餘枝。現在，他們的游擊區域，有二十多縣。

另外一個游擊隊的產生，也是非常有趣的。賀師派出一個名叫易文舉的班長，帶領九個人，到晉西老窩去發動戰爭。到那裏祇一個月，他們發展了五百個游擊隊員，繳了不少的槍枝和衣服。現在，易文舉和他的同志常常穿着日本軍官的皮衣皮褲，戴着皮帽，恰像一枝「皇軍」。走到這假的「皇軍」的步槍和手榴彈，可以打到真的「皇軍」的地點，在對方以為是自家的兵馬來了，並不提防之際，突然一排鎗和幾個大手榴彈，打死他們幾十個，繳獲他們一些鎗，於是走了，從容的唱着救亡歌曲。

像這樣的故事，在華北非常的多。在晉察冀邊區，也曾聽到人說，去年的河北曲陽縣，完全入了戰時的恐怖狀態，民衆都逃了。第八路軍派了十幾個人去工作，

一個帶了一塊錢，在那裏不到兩個月，曲陽成立一個有兩千多人的游擊隊，保衛着曲陽。

「我們知道，」賀龍說。「游擊戰爭不能解決戰鬥。我們是用這種戰爭來牽制敵人，分散敵人力量，攪亂敵人。同時準備自己的主力，等待反攻。」

「現在在綏遠，我們的實力很雄厚。那裏有馬門，鄧的部隊，有蒙旗保安旅，有第八路軍一部和游擊隊和綏蒙自衛軍。天氣稍爲暖一點，在那邊，我們會有有力的反攻。」

晚餐後，赴賀師晚會，夜深踏着月光回寓。

十二日，晴。

上午十一時半辭賀動身。下午三時至普明。走了四十里。

今天天氣溫暖，不再遇到刺人的冰冷的風，穿皮衣是有些熱了。

十三日，晴。

早晨七時從普明動身，下午三時半抵方山。約九十里平地。風迎面吹，塵沙蔽目，騎馬和步行，都不方便。

途中遇傅的部隊北上。這些部隊帶着北方軍隊的特質，駱駝很多，兵都很高大。太原陷落以後，傅在晉南整理補充他的軍隊，現在補充完成，又開往北方老家去。

方山原僅一堡，城在山峽間。民國二十二年改爲縣治。但是，「這是山西最窮的縣。」方山縣長說。

就是在這窮縣，也有妓女。在路邊的小屋子前，穿紅衣的小脚娼妓，向行人傳

送他們自己以爲活潑，却並不活潑的眼波。

回想起來，昨天晚上的兩件小事，值得補記。昨夜的晚會節目，有一個西康的小蠻子唱歌，音調很像湖南牧童唱山歌。小蠻子的容貌和漢人差不多。口音也是完全四川的。

因爲看到這個蠻子，想起第八路軍戰士常常提起的蠻子戰術。紅軍經過西康的時候，凡是掉隊的，都定死無疑。看着你只有幾個人，蠻子會來襲擊，把你消滅，奪取你的鎗和財物。他們沒有固定的陣地和固定隊形，騎馬或徒步，都可以非常矯捷的在險峻的山崖上奔跑。

另外一件事件是一張照片的事。在×縣我們所住的教堂的毛廁的牆上，有一張易卜生的照片，這位在中國風行一時的斯堪的那維亞大劇作家，現在被人扔在毛廁裏。

我們所住的屋子，顯然是歐洲牧師的居室，廁所帶着西洋人的精緻，但是，廁所總歸是廁所，大劇作家的照片做了廁所壁間的飾物，這無論如何是對於這位作家的不敬。

歐洲正流行着輕蔑女性和個性自由的法西瘋病，也許，這位到中國來傳教的挪威牧師也感染了一點瘋病。如果是這樣，歌頌女性和個性自由的詩人易卜生之進毛廁，並不足奇了。

今天睡的房子是方山的漂亮房子。炕的四周的牆壁上，繪着古風的山川人物的彩色畫，房子另外一端的壁間，畫着彩色的二十四孝圖。北方的壁飾，保持着封建的中國的傳統。

方山有三萬人口，有幾百個優秀的警察。縣長很年青。「鬼子來了，方山的軍民，決定和他們打。」他說。

十四日，晴。

晨七時半從方山動身，下午一時半抵峪口鎮。走八十里，全是汽車路，馬行很快。

越近南方，野鳥也越活躍。麻雀和烏鴉滿樹飛停。汽車路上有三匹馬拉的大馬車來往，也有汽車的轍迹。燒餅和好吃的糖菓也能買到了。

過了五十多天荒山僻野的生活，今天才漸見近代文明的踪影。

十五日，陰。

昨夜村裏花爆響，是古歷正月十五燈節。

今天到離石約七十里。風起揚沙，如行沙漠。傳軍駝隊陸續經過，更使人想到

涉漢。

第八路軍兵站站長要我們住離石城外東關，不讓我們進城內，說最近這邊形勢緊張，怕有敵機來轟炸，我們覺得這最多慮。

至東關一米商家。商人內室富麗而且溫暖，但我們却住他家馬房外面的最壞的房子裏。因為他不肯讓他內室的炕給我們，我們就不勉強。

十六日，晴。

九時許敵機一架來離石，在城內投彈幾十枚，始服兵站站長的先見。而晉西的形勢，確已緊張之至了。

總司令部有汽車一輛來。押車的兵說，敵人正向汾陽進攻，汽車路正在被我民衆破壞，以阻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的前進。我們立即搭車動身，把馬匹交與馬夫，

叫他們帶到靈石去搭火車南下。

我們的車子，因為怕路被切斷，開得很快，下午一時即到汾陽城外。城中已經下了緊急戒嚴令，非經過嚴厲檢查護照，汽車不能進城。

我們就在城外等，派了一個人拿了護照去送檢。

人說，敵人離城只有八里了。但是還聽不到鎗聲，不過城頭上我軍的機關鎗和衝鋒機，都已經架好。

帶護照的人回來後，我們進城，城不很小，街道很長，但商店都關了門，而且除兵以外，看不見人影。

一面美國國旗，飄揚在美國教堂的門前，寂寞的，却又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傷心的痛苦，在廣大的我們的國土上，祇有插着外國旗子的方寸之地，是安樂土，牠的周圍是無涯的血的災難。

呵，中國！這一次，你是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也要自由解放，讓你的每一面旗子所到的地方，都是幸福自由的所在。

是敵車。車中很冷，又土如霧，撲到人們的衣上和臉上。車上人個個像泥人，祇有烏黑的眼睛，不沾塵土，被泥臉襯着，更顯得烏黑。

暈車。漸漸的頭不能抬起，昏沉如病，胸悶欲嘔。

汽車半天的馳駛，走了二百四十里，是步行三天的路程。

夜宿孝義縣的兌九塔。此地是一個大鎮，食店很多，停集在這裏的汽車也很多。

念着那兩個馬夫，不知道他們在這樣緊張的地帶，可不可以平安無事到達目的地？他們兩個人中間的一個，是跟了我們通過兩道封鎖線的，同嘗了一個多月的艱苦。他是晉東泉落的農民，戰爭把他送上前線，打過幾次大仗，打過幾次游

擊。他參加了夜襲平漢路敵人軍車的戰鬥，用他的一向只知道扶犁手，擲了幾個手榴彈，打死幾個兇猛的敵人。這一次以後，他對於戰鬥感到了興趣。像他這樣一個被生活壓得滿身襤褸，祇知道服從和忍受的窮苦的農民，忽然得到機會，抬起頭來，變成了復仇的戰士，這的確是一種幸福的遭遇，使他感到興趣，並非無謂的。但是不幸，在去年進娘子關南關的夜襲中，敵人的過於猛烈的砲火震，聾了他的耳朵。使他不得不從富於魅力的前方退到後方，參與別的工作。

但是，他是怎樣的渴慕着戰場生活。記得是在霧化，我們睡覺的房子裏，恰恰放了兩個大號手榴彈。他拿起來，做着戰鬥的姿勢，告訴我們怎樣揭開保險蓋，怎樣遠遠的投擲。其實我們並沒有問他，他自己感到興趣教我們。他差不多是一個戰鬥的夢遊病者。

這是他離開我們的第一日，他是個老實人，希望他在路上不被人欺侮。

我們準備睡在一家飯館裏，因為這地方兵多，找不到空房子。

十七日，晴。

昨夜八時許，正準備打開被包睡覺的時候，當地的駐軍通知我們，敵人已經到了離開兌九峪四十里的地方，明天一定有敵機到這裏來轟炸，汽車和非戰鬥員一定要離開這裏。

於是我們的車子跟着其他幾十輛汽車，連夜開走。

夜裏的汽車路上，被許多汽車的頭燈，照射得耀眼的分明。

行至鷄鳴，走了二百四十里，夜間山野，寒不可當。

在中途，汽車的一個輪子陷入冰和泥水中，車上的十幾個人一齊下來用繩子拉，搬石頭鋪滿泥溝，用肩頭抬起車身的後部，這樣費力的經過不少時候，車才

走動。

抵隰縣忤城鎮。和衣睡在一家雜貨店內室的炕上。

聽車夫在談論，離這裏不遠的一條溪河中，第八路軍另外一輛汽車陷入冰下的水裏，車夫開不動車子，急得死在車座上。

「人這樣的容易死。」車夫們悼念他們的同事。

「昨天他還買了許多木炭，」另外一個車夫說。「我說，買這許多幹嗎？燒得完嗎？他說，燒得完的。現在，他死了，炭還沒有燒完。」

我們的車子要去拉那輛陷在溪裏的車，明天我們走不成了。

十八日，陰。

忤城有許多軍隊來往，都不注意掩蔽，被一架從太原來敵人的偵察機看見

了，一點鐘後，來了一架轟炸機，我們把車子開到郊外的山邊去，敵機已經低飛，在我們的車子剛剛馳過的一座橋邊，投了三個一百磅重的炸彈，炸死老百姓一個，傷一人。

這是我在前線所遇到的空襲的最危險的一次。

在前綫，敵機都飛得很低，但是如果你知道躲避，那也沒有什麼可怕。

我們的車子南下，遇中央軍陸續北開。

十九日，晴。

昨天傍晚汽車開到蒲縣，因為沒有頭燈了，不能前進，就留在蒲縣。

蒲縣結集許多軍隊，城裏城外都沒有空房子。許多軍官的太太都住在這裏，她們把縣裏好房子通通佔去了。

在緊張的前線，也不乏風韻的事。替我們去我房子的朋友回到我們的車子裏，告訴我們，找不着房子，却找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兩位漂亮的太太在郊野散步，對面來了一位青年的軍官，遠遠的看見了她們，拔出手鎗來。對準那最漂亮最年輕的一個開了一鎗。

「什麼？」聽的人都驚異地。

「請放心，這並不是殺害的案件。鎗彈恰恰落在那位太太眼前幾步遠。兩個女人嚇得臉色蒼白，做不得聲，而軍官笑着。這是戰地的遊戲。」

今晨七時到臨汾第八路軍兵站，下午到洪洞。

重返洪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洪洞出發，五十二天中，遊歷了晉東北，晉察冀邊區，和晉西北。

黃昏時在洪洞馬牧村見了朱德先生。我們談到深夜，把我們所見簡單的告

訴了他。

二十日，晴。

朱總司令要到前方督戰，送他們走後，我們回臨汾。

二十一日，晴。

陪伊凡斯君去看了閻主任，送他離晉以後。我一個人回劉村。

伊凡斯君是一個四十一二歲的一老兵，一在軍中已經二十五年，歐戰時在法國前線。因為同路的關係，我們成了朋友，雖然我們的嗜好，主張和性格，是像年齡一樣，還有些距離。在這兩過敵人封鎖線的艱苦的行程中，我們互相幫助，我幫助他了解中國，幫助他翻譯，他不會中文，而在前方，會英文的人是非常的少數。他

也使我有了一些軍事常識。更要緊的，是他使我知道另外一種美國人，他們不像銀幕上的美國人的油滑，當然也不像社會主義者的意識明確，對於許多問題是缺乏理解，但是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會忠心的永久的抓住。像他這樣的人，是很重個人的情誼的，但是美國的国家利益，又在個人情誼以上。

這次通過敵人封鎖線時，他也極懷戒心，因為要是日兵捉了他，會把他謀害，回頭說是中國軍隊謀害的。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上，始終是勢不兩立的。這是構成我們的友誼的一個中心因素：我們都是積極的反日者。

伊凡斯君的信仰，是真像一個軍人一樣的單純，他的生活的主宰不是虛無漂渺的上帝，而是實際的國家的利益和個人的成就。美國的實際主義，和俄國的飛躍精神，同是人類的寶貴的氣質，同受了偉大的列寧，斯塔林的深深的嚮賞的。伊凡斯君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實際主義者。

雖然已是中年，伊凡斯君還是很勤勉，祇要不十分疲勞，他在晚上總要看書，他看法律和愛姆生的哲學。

「愛姆生是一個偉大的人。」有一次他說，「他說：世界上有三種人，普通的人是爲了衣食而工作，聰明的人是爲了藝術而工作，最聰明的人是爲了同情而工作。」

是二月某日在晉西的荒野，伊凡斯君念着林肯，因爲那天是林肯的生日。我很佩服林肯的政治家風度，我向伊凡斯君背誦美國人當作一種偉大的啓示的林肯名言，那是這樣幾句樸素的話：

“I am not bound to win,
but I am bound to be true.”

I am not bound to succeed,

but I am bound to live up to what I have.

I must stand with any body that stand right,

stand with him while he is right,

Part with him when he goes wrong.”

(我不一定勝利，

但是我一定要真實。

我不一定成功，

但是我一定要使我和我的見解相稱。

我得和正確的人在一道。

和他一道，當他正確的時候，
和他分離，當他錯誤的時候。）

「美國人有一種優秀的真實的政治傳統。」我這樣的說，我也是這樣的感覺。

伊凡斯君的祖先是挪威人。他的父親歸化了美國，作爲一個年老的傳教師，他的七十歲的父親，至今還是健旺的生活着而且工作着。伊凡斯君到中國來，先後已經十年，他沒有機會說中國話，他的夫人却能夠說流利的北平話。

每到寂寞的荒村，伊凡斯君常常吹奏口琴。那表現世界民主光輝的馬賽曲，是一種迷人的音樂。在法西黑流，氾濫於歐亞與非洲的時候，人類是需要重來一個馬賽，把瀕於危殆的民主救起，把瘋狂的法西，送進墳墓去。

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由劉村到臨汾乘車去武漢。三晚沒有睡好。搭的是同蒲路的最後的車。因為晉東南的形勢過於吃緊，從鐵路沿線各城鎮來的難民，從前線下來的傷兵，都擠在我們的車裏，擠得任何人的身體都動不得。

剛要上車的時候看到的臨汾車站被敵機慘炸的情景，老是留在腦子裏，一夜未眠的疲勞與痛苦，都不能稍稍地把牠淹去。

車站沒有被炸毀。幾十枚炸彈通通落在車站附近的民房上和田野裏，兵士和平民有十人左右的死傷。有幾個人是死得非常的淒慘。有一個人頭部和上身炸得沒有看見了，下身也剩一些碎肉，有一個頭炸破了，血肉和腦漿，凝結着山西的黃土，最可怕的是那些已經沒有生望，却還未斷氣的傷者的呻吟。

日寇的這種血的仇恨，我們幾時才能夠銷除？

晚上坐在車廂的月台上，人愈來愈多，我的前面有一個不能抵抗背後壓力的男孩子，前身完全靠在我的膝上，不久就伏在我的膝上睡着了，也是太疲倦了的人。

他的背後還在增加人，增加壓力，終於把他擠醒了，而且不能忍受的叫喚起來了，這時候，我才知道×是一個女人，穿着男子的衣服，是爲的便於逃難吧？

知道是一個女人，生就一種俠義的心，我的膝頭就已經不舒服到不能忍耐的地步，我也沒有推開她。

但是，我的膝已麻木了。

第二天，車還停在臨汾站裏，沒有移動一寸，這原因是祇有知道同蒲路腐敗

的商例的人，才知道的。

像牛車一樣的同蒲路的最後列車，從臨汾到風陵渡口，走了四天四夜。我有時擠在車廂裏，有時坐在火車頭和第一輛車廂連結的鐵道上。到後來，塔斯社記者謝立格央關要我坐在他們的一輛篷車裏。總算終於到了風陵渡。

在車裏聽李公樸先生和許多民族革命大學的男女，唱着新歌的時候，到瀟關吃着黃河鯉魚的時候，都是不能忘記的愉快的時間。

謝立格央關借與我一本一月十五日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面有西洋中國專家貝菲 (Nathaniel Peffer) 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敗了呢，還是戰爭僅在開始？」他的結論是現在祇是中國長期抗戰開始。

三

信

×××
起應：

我又到了西安，已經三天了，天天看見車子開到你們那裏去，要不是我馬上又要回前方，我真想來看看你們。

想念着你們。

一個多月的生活，使我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們從五台出發南下，步行了三分之一的山西，經過了十幾個縣的地域，每天走五六十里，八九十里不等。學會了騎馬，也學會了跑路，晚上也能摸着走夜路。每天都是四點鐘左右起來，每天都掉一個新地方。這種行軍在當時是有點苦，現在想起來，真正是有味、新鮮的印象，常變的觀感。朱德先生說：「走得慣了，停一天不走，就不舒服。」這是真的。我

現在就想馬上回到前方去，去聽那清晨和深夜的軍號，去冒那冷得入骨的風雪。有一次，落了一天雪，我們在那蓋着深雪的山路上面，一步一跌，一步一滑，皮鞋陷在雪裏，被弄掉了。連駱駝也走不動了，臥在滿是雪水的路中。我們扶着一根手杖，賽過了駱駝，居然也和老紅軍同時到達了目的地。那些情景，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愛，那一望無涯的雪的山嶺，那綿綿不斷的驟馬和同志。

在山坡上，舒羣和我都跌得滿身泥雪。舒羣問我：

「你想起應能不能走這樣的路？」

我那時沒有回答。但是他這樣問，是老早斷定了你不能夠。你們都不能。我也這樣想。請不要生氣，這本領是需要相當痛苦的代價的，至少一個月。

在廣陽打勝仗的時候，我們到過林彪的師部。住的地方隔火線只兩三里路，可以清楚的看見敵人燒民房的烟，烟滿山谷。也可以看見敵人開山砲的火光。前

線是那麽緊張有味，我們都不想離開。到那裏的第三天，正想再前進去看我們的戰士和敵人肉搏衝鋒的真景，敵人發現了我們的目標，一個山砲彈掉來，正掉在我們眼前幾步遠的岩下，把一匹馬震得跳起幾尺高。那時我們正在院子裏吃飯，砲彈震起的泥塊和泥屑，落在我們的飯碗裏。

我找了一匹俘虜過來的東北馬。可是被敵人折磨得病了，走路比人還艱難。這是馬夫不好。林彪先生送我們馬，叫馬夫去牽，他却牽一匹病馬給我。但無論如何，我是有馬了。我也有一隻日本長統靴，這是任弼時先生送給我的戰利品。這次我本想帶來送給起應穿，但是我沒有鞋子穿，我留在那裏了。以後總有機會可以送你們一點戰利品的。

吃到許多前方繳獲的日本食物。在五台時，吃過裝着滿洲大豆的小罐頭和日本軍官吃的精緻的餅乾。這次在廣陽，又看到一種刻鏤着花朵的糖菓，日本帝

國主義者用了精緻的心思，來欺騙他們的兵士。

我還吃到一種特殊的繳獲食物，日本名字叫做「壓榨口糧」。麥片，魚鬆，肉鬆，白糖和一種酸性的東西，都壓成長方薄塊，一起包成一個小小的紙包。吃時，用開水沖發，一塊麥片，可以作一碗粥。粥裏可以隨便放糖或魚肉。在軍中，這是一種非常簡便的食物。史沫特萊說，從前蘇聯有個地方鬧荒，政府用飛機運送這種食物去救濟災民。牠的西文名字，是 Concentrated food。

看了許多死了的敵兵的日記。有的淒測，有的憂鬱。有朴素的紀實，也有可愛的情歌。

‘There is n't any limit to my love.’ 有的說。

「食料是中國的『燒餅』最便，日本的盒飯不行。」有的說。

懷鄉病者記着：

「把身子浸在溫熱的水裏，讓妻的溫軟的手輕擦着背時的舒服啊。」

詩人說：

「在月的小路上，有寂寞寂寞的樹的陰影。」

粗暴者說：

「最愜意的是聯隊長，出去回來都騎馬，回來時，又有妻的「オ、ユ」等
待着。」

下面是我的一段行軍日記，時過五台山路：

「五時半出發，晨月未落，驛馬在嘶叫，村犬在吠。驢子和人在山谷間走。轉一個彎，兩邊是陡峭的高山，中間有一條清澈見底的溪水，水流得喘急。這流水聲，像隱約的松濤一樣。吹休息號了。什麼人帶了口琴，吹起來，聲音非常清麗。朱總司令的勤務員送來了半個石榴，石榴在五台是不容易見到的菓物，總司令不知從哪

裏弄來。吃着，想起了西安吃石榴的時候。什麼人戴着繳來的日本鋼盔。什麼人穿着破舊的紅軍灰色制服，却背了嶄新的三八式的小巧的日本步鎗。謝謝「皇軍」，補充了紅軍許多武器。

「又動身了。」

「一棵大樹上貼着一個標語『轉移陣地，變換方向，是游擊戰爭的常事。』」

次日：

「今天翻了兩個山。開始翻第二個山時，人已經太倦了。可是標語像知道你的疲倦了一樣，向你說道：『同志，爬過這幾個山頭，就沒有路程了。』於是勇氣再一起。」

以下是被我軍俘虜了，現在還在總司令部部的松井四郎被俘前的日記：

「被敵包圍了，已經是我的最後了。期待友軍的援助。神啊，保佑我能十一月

圖頁午後二時。

下面是九月間我在上海法租界不曾做完的新蓮花落，「明月照吳淞」

明月照吳淞，

江上小舟橫。

不見兵戈快六年，

秋草綠，

野花紅，

空野曠蟬聲。

砲台之上唯荒土，

砲台之外海波平。

夜深江上風涼甚，

江邊上，

兩個歐洲人，

假坐纏綿心，

風吹黃髮輕輕飄起，

談吐從容變太平。

無需強盜來維護，

東亞早和平。

八月虹橋像蘆溝，

海盜無端把釁挑。

月明依樣照吳淞，

卻不見歐洲人，

也不見小舟橫，

秋草秋蟬怎樣了，

野花依舊映江潮？（以下的不記得了。）

我很快樂，所以寫了這許多閑話。夜深了，不能再寫。可是還得告訴你幾件事：

前方已經有了國際游擊隊員。第一個是南斯拉夫的二十一歲的少年。

“Then you are a partisan?” 史沫特萊恭維他。

“Going to be one.” 他恭敬的回答。

被我軍俘虜的兩個倔強的日本兵大大的改變了態度，對中國不再是初來

時那麼橫蠻的無理解了。有一天黃昏，他們和我們的敵軍工作部的人談天：

「這幾天的消息？」日本俘虜問。

「我們也不清楚。」敵軍工作部的人回答。

「但願戰爭早早結束，我們好回去，不論哪一邊勝都好。」

「如果你們的軍隊不退出華北和滿洲，中國軍是不會休戰的。」

「那這樣，我們要在長長的憂鬱裏，度送我們的青春了。」

我打算打游擊去。烽火連天的華北，正待我們去創造新世界。我將拋棄了紙筆，去做一名游擊隊員。我無所顧慮，也無所怯懼。

我要無掛無礙的生死於華北。我愛這種生活，戰鬥的，而又是永遠新鮮的。緊握着你們的手，在再渡黃河前。

立波 十二月二日 深日，西安。